朝野輯要

五

中宗朝 上
中宗朝 中
中宗朝 下
仁宗朝

朝野輯要卷之五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懌字樂天成宗第二男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正德丙寅九月二日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昇遐于昌慶宮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七皇朝賜謚恭僖 孝宗辛卯定世室有九男十一女○靖陵 廣州宣陵東崗乾坐初葬高陽禧陵 明宗壬戌移葬 壬辰遭倭乱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愼氏籍居昌左相益昌府院君信度公守勤女成化丁未誕降己未封府夫人正德丙寅九月二日位中壼九月九日遜于私第嘉靖丁巳昇遐壽七十一

英宗己未追復位號祔太廟○溫陵 楊州西山水回洞亥坐

継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籍坡平 領敦寧坡原府院君靖憲公汝弼女弘治辛亥誕降于會賢坊私第正德丙寅進入大内封淑儀戊辰陞妃乙亥三月二日昇遐于景福宮別殿壽二十五誕一男一女○禧陵 高陽元堂里艮坐初葬廣州 中宗丁酉移葬

継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坡山府院君靖平公之任女弘治辛酉誕降正德丁丑封王妃行嘉禮于太平館 明宗丁未上尊號聖烈仁明嘉靖乙丑四月初七日昇遐于昌德宮昭德堂壽六十五誕一男四女○泰陵 楊州蘆原壬坐

男仁宗大王 章敬王后誕生

明宗大王 文定王后誕生

女孝惠公主 章敬誕生延城尉金禧安老子 懿惠公主 文定誕生清原尉韓景祿 孝順公主

文定誕生綾原尉具思顔 敬顯公主 文定誕生靈川尉申曦 仁順公主 文定誕生未嫁夭

男福城君嵋 敬嬪朴氏出壬辰賜死宣廟爲繼卽位命信城奉祀 海安君㟓 淑儀洪氏出 錦原君

岭 熙嬪洪氏出 永陽君岠 昌嬪安氏出 德陽君岐 淑儀李氏出 鳳城君岏

熙嬪洪氏出乙巳賜死 德興大院君諱岹 昌嬪安氏誕生配河東府夫人鄭氏判樞世虎女 宣廟入承大統追尊大院君

女惠順翁主 敬嬪朴氏出光川尉金仁祐乙巳竄 惠靜翁主 敬嬪朴氏出唐城尉洪礪乙巳究死

貞順翁主 淑媛李氏出礪城尉宋寅 孝靜翁主 淑媛李氏出淳原尉趙義貞 淑靜翁主

淑媛金氏出綾昌尉具思謙 靜愼翁主 昌嬪安氏出清川尉韓景祿

丙寅九月初二日上以慈順大妃懿旨即位于勤政殿冊府夫人愼氏爲王

妃○時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成希顏常從燕山遊楊花津有聖心元
不受清流之句燕山大怒遂以吏參落職居家慨然有撥反之意朴元
宗乃月山大君婦弟也魁傑早貴為武士所推仰又因月山婦人被
汚而死心常怏憤希顏欲與同事而無交分有武人辛允武進來
兩家甚狎遂令試徵意元宗奮袂而起曰我日夜蓄積也昌山
乃暮抵平城家各痛哭叙忠義決大計自以孤立難成以吏判柳
順汀有時望諭其意順汀遲回黽勉而已遍諭朴永文辛允武洪
景舟等各倡同志糾合者肇多武夫所在踴躍九月初二日燕山
將遊長湍石壁希顏約以其日開城門推戴晋城燕山適停其行
壯士思奮勢不可止乃於初二日夜半會于訓鍊院令遞修崔漢

洪沆亨張挺分守内城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希顔與朴柳直諸
光化門前五馬成陣元宗揮扇指揮容止若神化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
世初諸人議柳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發使人諭之若首鼠
則擊殺之子光聞即戎服跨馬而出使僮賫油芚隨之人不曉其意
及到軍門謂遣壯士倉卒無符信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於是會
戟門内留柳子光李季男守闕門以備廢王奔逸平明元宗
率百官詣景福宫請命于 慈順大妃啓以推戴晋城之意
大妃固辭曰俔禕之子豈敢重寄世子年長且賢是可繼立三公
等更啓曰羣臣協策大計已定不可更議令柳順汀鄭眉壽迎
駕于潛邸 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再三勸進上以戎服御輦

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歲日午入景福宮柳子光欲循霍光廢昌邑故事致前王於闕中告大妃以廢主之故群議止之日未暮百官班定 上即位陰崖雜記曰頒教乃都承旨姜渾所草渾少知名當世燕山一宮人死令渾製哀詞極婉麗至是草教輒書輒抹不成文理人稱狐魅之文暮夜得肆遇明自沮○初燕山獵郊外 上以大君扈蹕焉獵罷燕山乘駿馬謂大君曰予自興仁入汝自崇禮入後者軍律從事大君大懼寧山君密白吾馬甚駿非我莫能御也遂微服控馬如飛至闕少須燕山至人謂寧山其馬應時而出寧山即大君庶兄也逮李顆獄爲靖國功臣所居

○寄齋雜記曰沈順涇順門之弟也其朴元宗交密方大計

未定猶不敢遽發其端元宗對順汀乘醉言宗社之危亡狀以探
其意順汀和之以門禍之慘答之乃定議是時雖妻子亦不使知
舉事日順汀告于母曰今與諸友校射于郊外願得酒與母
賜之酒飲訖跪進一盃於母曰此壽觴也母笑而受之每見未知
為永訣也其妹宗室安豐君妻也亦獻酒而罷遂闋畢紫
盡歡而去日沒未還天將曙始覺其機其妹與夫蒙被哭
曰吾等將不免矣薄情哉若人同在室內不使知之蓋其夫宗
室道守思得幸者也其母聞之亟問于順汀順汀懇于元宗呼
與同事竟錄勳　錄靖國功臣朴元宗等一百七人初成希顏
首定大策至是以節秩讓元宗順汀而自居第三時論多之

成希顏号愚翁官領相昌山府院君謚忠定 成廟朝擢
科入玉堂最承恩寵居父憂服闋招致慰問賜鷹曰以養
汝母又入夜對賜酒果公袖柑橘十數枚醉伏不省中官負
出袖柑墜散于地明日賜柑橘一盤于玉堂曰昨日成希顏
袖橘意欲遺親故賜之 陰崖雜記曰希顏坦率多文鄙
而不學無術相業草草下相之日力薦光弼非但私款亦以
逢迎耳嘗鍾愛平壤妓由哥強情致病服喪之日妓卽
被髮跣足逃隱人家爲法司所捕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
女之情狀盡惑已甚將死之日亦以是妓托其子慄吁可怪
也 希顏老病一日自公委蛇甚從容中檢曰相公不知

上起立耶何行之緩也希顔汗流滿面曰老父不知死所矣

時希顔元宗順淫 上禮待之退則為之起立也

朴元宗字伯胤平陽君仲善之子官領相平城府院君謚

武烈 陰崖日記曰元宗生長膏粱以落拓不羈中武科

歷清顯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自功成之後治

第壯義洞極壯麗窮耳目之慾及為首相察負乘之禍

牢讓得謝人以是韙之

柳順汀領相菁川府院君謚文定受業佔畢齋門又善射

成廟朝薦文武全才為吏參任士洪為吏判百計中傷而

不得害○復昭陵之議出公難之忽病朝堂舁出疾革

問朝廷事子弟答以昭陵復位事公掉頭曰此事終不可爲也其固執如此初權淑達夢鄭眉壽與順汀角觝順汀窘甚順汀怨病死眉壽即昭陵之外孫也○陰崖日錄曰昌山姿性果决而無學術菁川寬懦無所執平城麤厲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以舊恩容賊臣子光瓚瓚姻婭皆受鐵券以賂多寡第功上下連車續船之譏至今病焉

金壽童號眉壽堂磧之侄也官領相母死以燕山令歲短喪反正復請終喪思齋摭言曰蔡仁川壽爲都承旨金相爲注書容止秀美處事精敏仁川嘉歎不已仁川

夫人懷娠仁川語曰君若生子當名壽童果生子名壽童
即叅判絪權小名也後仁川未免嘉善而金公已居首相○陰
崖日錄曰壽童端重多智當燕山時隨時低仰上不獲罪
下多活人當時在位者務極奢侈苞苴成市壽童獨不然
舉義之日希顔往告之壽童曰此國之大事吾初不知遽從
一宰樞之言而奔走乎即卧曰君取吾首去希顔告以立大君
之意壽童曰然則吾當往君先去希顔起出壽童徐整
衣冠辭人而來時靖國諸公結陣于昌德宮前壽童到陣
前下馬入幄上座召兵判曰須率軍人往衞晉城邸仍入
闕見燕山涕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殿下失人心太甚

亦復奈何好保而往云
初諸公以其壽永導謀宣惡欲除之壽永詣訓鍊院
乞命諸公貰令力士辛允武等先撲殺愼守勤守英及佳士洪
等守謙時爲開留故欲待事定後遣人誅之守勤素
驕縱又爲國舅則跋扈難制故也允武等擊殺四人也李
藻持鐵椎伏路左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召藻奮擊墜馬
頭腦皆出守勤墜地有奴覆身上并殺之藻手殺四人飛
血滿面衣服盡赤歆屢其功數日不類觀者醜之○初九日
妃愼氏遜于私第時諸勳臣相議領相柳洵右相金壽童
等與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等六曹參判以上

啓曰擧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其女若定壼
位則人心危疑有關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糟糠之妻何
以爲之再啓傳曰當從群議卽夕愼氏出寓河城尉鄭顯
祖家今永禧殿也
東閣雜記曰愼守勤子承旨妹爲燕山妃女愼妃卽
中宗妃也姜龜孫希孟子也燕山時守勤爲相姜相龜
孫適赴京與守勤言妹夫與婿孰親守勤遽曰世子英
明只恃此耳姜默然遂行處言泄未還背疽卒○反正日
三勳臣先遣甲士圍宮盖恐有害之者也 中廟驚怪
至欲自決夫人愼氏曰軍士馬首環向此宮吾夫婦不死

何爲若馬首向外必護衛之意知而死未晩執裾固止之自
少情愛甚篤至是諸功臣議殺其父置其女於中宮則吾等
勢不相容遂請廢之上不得已從之出置別宮每暮華館
迎詔時必遣御馬視之則夫人親造白粥手捧傾喂而送之
一云必送人馬邀之使觀光於路傍閭家愼氏親莫白粥而
進之 上盡却之云云乙亥章敬王后誕元子仁宗也數日上賓
丁丑元子三歲愼妃方在河城君第命元子出寓使養于
閭閻知民家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至仁宗乙巳命愼妃
所居宮稱廢妃宮依慈壽宮例應供令優施至 明宗
丁巳愼妃卒命以二等例王后考妣例護喪三時供上侍

婢供饋限三年各司進排以本宗侄子思遠奉其祀○先是章
敬上賓後淳昌郡守金浄潭陽府使朴祥議曰元子磁碌
朴淑儀寵而有子若遵慈順例昇坤位則難爲元子地乃
疏論朴元宗等罪請復慎妃大諫李荇倡言慎氏嘉禮在
章敬前若復位而生子則難爲元子地指爲邪論大忌權敏
手和之請拿鞫左相鄭光弼吏判安瑭力救之徒配東閭雜記曰
時朴嬪生福城君嵋年長而寵冠浄等之請非徒正初蓋欲
防禍於未然也荇等乖悖如此及靜庵爲正言論荇等荇
由是不容於清議○顯宗壬子因吏議李端夏疏命慎氏神主
移奉於慎家直孫舍給祭需置守塚三户

〇肅宗戊申因申奎疏請復位號命收議領府事南九萬議金

淨朴祥之疏可謂義理之正然 中廟未嘗有處分在我後王乃

於祖宗配匹之重無所承禀以意進退俾之齊體若貞陵昭陵之

復則蓋當太祖文宗之時未嘗廢出陵廟之不修乃在繼世之後故後

之復位名正言順烏可與今日比而同之哉判府事崔錫鼎議立位

號雖未敢輕議建祠差官行祭云云議權尚夏議金淨朴祥之

疏實爲正當然既終廢斥則此爲 先王廢妃也追配太廟恐或遺

於常禮云左相尹趾善議追加尊號爲無憾領府事尹趾完議亟

完縟儀云明谷與藥泉書曰 中廟反正未及定號壼極即日出

居鄭顯祖家云如此則非廢妃也乃微時夫人見出也今若崇章

則似當別廟奉之至於入廟奉陵則乃追崇非復位也終淡重難
矣○教曰此實貫義之事別立祠宇永世不替壯義洞別立廟御製詩曰
昔在元妃配至尊建春夜出國人冤惻怛那無追後議奈茲不識
聖意存又曰爲創新祠祭愼氏千秋不替太常祀義起本有尊奉
心傍人何必證經史○英宗丙辰儒生金台南疏申申奎之請 上令
百官議三嘉縣令李道南一人外皆以爲當復己未 命追復位号
躋祔太廟如議追給愼守勤爵帖二百年之後洩神人之憤寬慰人
心之抑鬱詩朝家之盛舉也 端敬祔廟則三勳當享於 廟庭故當
時已有發此論者而菁川後孫爲達官懲忠竟廢閣其議
丁卯遣盧公弼等請誥命回勅曰準爾署理本國將有後命又遣

金應箕等請命回勑須待衆議又遣公弼等奏曰國王之痼疾彌留新王之爵命未加王位虛曠已踰一年舉國遑遑云云禮部題以再具王妃奏以來明年春乃賜誥命已巳晦齋議啓云前者使臣朝京華人問讓老王存沒譯官不敢直對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禮部有問宜以實荅之若曰何不告訃請謚則必須善辭以對○是年㕘議柳崇祖護軍沈貞樂正金克誠喪人前承旨南袞密啓醫官金公著庶孽學朴軔儒生趙廣輔李長輔等言柳子光搆成戊午獄盡殲士流不如除去以洩地下之冤云云上覆獄成庭鞫始刑斬公著軔等東閣雜記曰廣輔就拿浪誦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

也戊午陷害忠良今又欲何爲也願得尚方劍斬佞臣頭語朴元宗曰汝功果大然何爲家蓄廢主內人耶又謂成希顏曰汝爲名儒今何其子光同事耶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也止之哀貞克誠論功加資

崇祖以知謀不卽告杖流

朴軸字伯牛時與廣輔就拿朴松堂詣鄭新堂言默究曰語曰仁而不學其弊也愚伯牛愚而不學被禍不測若趙必免果如所料朴死趙免

是年冊淑媛尹氏爲王妃 章敬王后 愼妃廢後 上久不冊妃朴元宗等屢以爲言遂冊尹妃 是年盧永孫誣告李顆等謀逆錄定難功臣二十一人因臺啓削只錄永孫時僉知洪德演 恥齋仁祐父 以有奇節年十五偶遊酡酪山見庶孼盧永孫等酣飲德演乃援書數之曰方

國家多事黃金橫帶以醉飲為事云云座中皆愕眙散去李顆事
終無見處不得其詳○實鑑曰丁卯十月甄城君惇為凶徒所推戴
政府請斷以大義 上不得已賜惇死○己巳檢閱權撥與文瓘金
希壽蘇世讓等啓追罪李克墩仲金宗直等○太學生上疏鄭夢
周配享 文廟命禮官修墓立碑○庚午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
蔓日久扣本國無備攻釜山僉使李友曾并其兄友顏戮之攻
薺浦追圍熊川東萊朝廷命立副兵使黃衡兵判柳聃年制
置慶尚左右道時黃衡貪酷失職以搗婦翁見棄家居受命
便大言曰如我者早日木屐當雨更施又命安潤德加資軆
察潤德驚惶遷延又命左相柳順汀為都元帥順汀推諉於

成希顔 上特命順汀往黃衡等分三路擊倭遂奔竄陰崖日録曰
潤德退在密陽聞捷上功聞者大笑其幕僚金謹思攘臂曰平賊
有功纔得頂玉心無見未快又求衣於朴永文曰朝夕且衣如此服廟廷
只給散階人語云金公辨衣輸與他人云○對馬島舊屬新羅未知
何時爲倭所據 世宗命三軍征之浦倭裴戶請居三浦卽薺浦釜
山浦鹽浦等地也 上許之許稠泣陳至是人服稠之先見也○壬申
命撤圓覺寺以其材分給昏朝時所撤人家○行養老宴於
闕庭○癸酉復昭陵檢討官蘇世讓壬申冬筵席啓請昭陵
追復事申用漑力主之柳順汀力排之自是三司逐日伏閤儒生
金絿等疏請至是年春因 太廟雷震哭 上詢問諸臣

遂復陵祔廟如儀 詳見端宗朝

蘇世讓字彥謙号陽谷又退休堂 中廟科賛成文衡公朝京
時乞罷門禁禮部奏其欲觀光瞻禮儀帝命五日一許出遊
○公年七十二兄世恭世儉年皆八十接屋而居晨夕過從有柳公
綽之風為諸兄辦供輪日次及子姪嘯咏徜徉二十餘年○益山
南村院○兄世良号屛庵 中廟朝科大諫

是年議政府莫介誣告朴永文辛允武謀亂伏誅僉載曰永文
傑驁無識嘗憤文官彈論冬月打圍永文為大將一日借申用
漑李長坤着打圍雨帽而帰長坤占聯句曰人事百年看落
日用漑繼之曰山河萬古只行塵又令永文續之心懷怨恨皆低

允武家言之莫介竊聽之而告言辭多是傅會措成陰崖雜記曰莫
介狡猾無比嘗出入朴辛兩家永文素嫉士流排己泉站打圍為
大將乃生禍心暮抵允武家謀不軌大抵欲變置朝廷以快其意
允武素弱黽勉莫介孤伏以聽莫介嘗夢縛置車上臨刑至軍
冤寺前便騎駿馬威儀甚盛覺而息之是吾祥也乃快意
告之允武素多病不忍杖每下一杖輒云然矣允武先服永文亦
服允武臨刑呼執義金協曰金協金協國家聽奸人言以言
語微故輕殺大臣君何不救之恢素恇怯無識疑有恠其夜明燭
不寐令婢僕達朝喧嘩以鮮恠物論詑矣宋軾李恩白等
自以為討賊動色相賀尹希仁柳雲同陞堂上時呼三折衝

并莫介為三　上以莫介為忠隤資俱儀出市井小兒擁馬使不得行有
唾罵者有歎賞者後持平權撥啓莫介借賞事從之初莫
介所舍有椎戴寧山之語宋軼首唱寧山當竄蓋欲循甄城
故事也　上教曰甄城事反正初蒼黃勉從至今傷痛豈可知其無
罪而加罪柳洵洪彥弼盧公弼等妄度　上意外為忌憚欲見
上意苦爭幾日度　上意不回乃退羣竊一班曰及南袞之死掌令
李弘幹入侍講漢文尺布謠啓曰天倫至重以暗昧事不相保
豈特漢文而已方今甄城不能善終而寧山被竄遂頹鑑漢文
之謠必垂恩赦　上感悟放之蓋二君　中廟親弟甄城為靖國
功臣所害丙寅賜死寧山為袞等所逐也○甲戌命追削反正日

入直承旨尹璋曹繼李嵎等功陰崖日録曰靖國功臣大抵皆姻
婭請囑權自高臥門外姜渾柳洵朝服詣闕被拘軍門
皆録功籍特此三人見廢主窮困抽身誑誘走出物論所唾
至是 上以節義責下命收議洵以氣節無非是獨啓曰臣是
反正時首相聞變蒼黃莫知所出而亦與勲籍臣與三人實同
形跡不敢獻議聞者是之宋軼被寵廢主反正之日奔走參勲
是日獻議者曰人臣失節罪當萬死當以法從事又曰臣於廢主
亦失三綱惟知推戴 聖上不覺有廢主其頑然無恥類是也
柳洵号老圃堂 成廟時應製美人圖詩君王自是踈聲色
屡盡猶應寄一顰 上稱善粧爲簇○野言別集曰甲子殺

戮時洵以首相依違自保舉義時驚懼失措遽曰咸令公爲之
守柳令公爲之守蓋疑希顏順汀自爲篡立而言也原其心只欲
保軀賣國將焉用彼相哉陰崖日錄曰洵蕉山朝專事唯諾被
汚已甚反正後臺論罷之是年設湖堂於朝時廢書堂
上首復舊規卜基於東湖月松庵西即所謂湖堂也壬辰亂後廢
戊申復設於龍山別营 ○乙亥王妃章敬王后昇遐 龍泉談寂記曰甲戌年間鷄異疊生
或雌化雄或生三足京房易傳曰人君用婦人言鷄生妖漢元時有
鷄異王氏爲后唐武后稱制雌化雄韋氏擅政有三足鷄皆有女禍
識者憂之　章敬王后葬于禧陵金淨朴祥䟽曰今内政缺主
宜因此時復正愼氏于壼位存大分於既墜全舊誼於已睽且

明正元等罷云云遂睡篇曰冲庵訥齋請復愼氏如可復則事勢豈
不妨碍乎以仇朝議爭卞角立以起朝廷不靖之端釀成南袞之奸則
致己卯大禍惜哉安璐黨籍補曰冲庵訥齋請復愼氏大諫李荇
大憲權敏手指爲邪論請極刑鄭光弼力救只徒配吏判安瑭啓此實杜
言路沮士氣權李駁安瑭爲誤國應校李彥浩啓有曰輩子對策
以臺諫請罷朴祥等爲失戢當棄而反取非也彥浩啣之靜庵初拜
正言郎斥荇等請罷之 上議大臣盡遞兩司新大司憲李長坤
新大諫金安國右靜庵掌令金溥金希壽惑於彥浩之議右權李
上命遞長坤安國命溥等行職直學金安老曰光祖爲言路扶植權
李爲宗社云云廷議互相是非以爲權李妬才仇善彥浩之諂附安

老之而是皆得罪於萬世公論丙子冬訥齋冲庵因公議立于朝彥
浩出爲全伯而辛鋑手出爲忠伯而李荇見罷金安老出爲慶尹時朝
廷推尊貳巳卯之禍萌於此云 互見上愼妃事 ○丙子講官金碗奇遵言爲燕
山立後之意鄭光弼亦訊諭之爲禮判李繼孟所沮竟不行○丁丑
冊立王妃尹氏 文定王后 時壺位未定淑儀朴氏生王子 福城君 寵冠後宮欲
攙章敬例自附中位 上欲從之未知大臣意令恳辭求之於鄭光
弼金應箕申用溉等光弼獨奮然不許曰當求名門淑德不可側
微昇遂以大學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
上意納定新妃士流相語曰光弼此舉宋之韓富無以過也
鄭光弼字士勛号守夫判書蘭宗子官領相賜几杖謚文翼已登

成宗祖科李相克白以公輔期之公局量恢〻光明正大憂國之心老而彌篤身係安危者殆三十年○燕山甲子竄牙山丙寅將置重典押官遲至盡室惶擾公怡然就道言笑自若俄者有人來說靖國坐中忭躍公曰此宗社大計但未聞舊主生死却肉不食以副學召還癸酉以咸鏡觀察入爲右相咸希顔薦也乙亥冲庵訥齋疏請復昭陵將抵死罪公力救解時有後宮嬖寵窺昇壼位 上依違公率堂僚叩閤力爭壼位乃正○丙子宗廟位版失一位大索不得人皆謂下輩欲陷殿官而爲之囚繫奉安僕騶之公爲推官啓緩之後刑曹罪人自服偸取藏某山下尋得之人服公識見○公孫惟吉登上第 上遣中使

諭曰得卿孫爲壯元予喜得人一時艷之○神武之禍漭泣牵御
衣極諫翼日遞公領相○癸巳安老憑公主勢欲剗壼串場爲
田公以提調執不可曰待老父死後安老㘅之遷禧陵以公爲摠護
而奉安不吉地構毁請罝重典命竄金海公先已罷歸懷德
村舍不意金吾郎馳到家人驚滂泣公方對客呼盧不輟俄富
流配作詩曰積謗如山更見原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雙垂
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高山雲黲黒茫茫大野雨飄盆暮投
臨海東城外草屋蕭蕭弁作門安老貽書曰觀朝廷意必不
相貸莫如早自決也公笑曰死生在天彼焉能殺我略不動心至
丁酉安老伏誅召拜公領事奴持朝報倍道往庭垂調所口燥

卧不能言子弟惶恐探囊中書乃吉言也即白之公曰然予當
息付寢明朝見其書還到之日都人加額○松窗雜記曰鄭文
翼竄金海與東萊接境而始祖墓在焉備酒果令子弟往掃
時武人為縣令者欲媚安老乃曰鄭以罪謫豈可令遠祖於越
境地驅逐之以鄉所與罪人同心容護搆以他事送関於京所
其冬安老死公還朝為京所堂上而縣令之論関猶在公以為城主
関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公之盛德不可及矣又曰己卯為首相
中廟為災異延訪韓忠曰鄭夫擩首相之位災異之作有所由及
退賓廳右相申用漑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止
之曰渠知吾輩之不足發此言於吾無所損耳以敢言之風不宜折

之用瀜服其言○識小錄曰鄭文翼有識鑑黃相憲初登科諸公
〻饋以食辭去起送之視其背頷豐而秀必至宰相觀其飲嚥
必速達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後〻皆如言又曰文翼無它以其餘
只給鄭左相惟吉鄭右相芝衍他子弟不得與焉李完城憲國少
時以族孫往省公方飯熟視之食訖撤與之侍婢目笑曰彼亦台
鼎之相耶李官至左相○樂全漫錄曰尚成安震其先不顯父案
訪並仕居長興洞口成安兒時遊嬉街上鄭文翼見之令小吏
導來喫以飲食曰此兒異時當坐吾座但避事少違自其成安
在相位十六年安主臨朝雍容養重一如其言○公卒之日靈光自
屋宇直上天○孫惟吉惟吉子昌衍昌衍從兄芝衍皆議政猶子

士龍判書主文昌衍三孫太和致和知和太和子載嵩致和孫錫五太和玄孫弘
淳昌衍七世孫存謙皆入相
戊寅奏請使李繼孟得大明會典來本國註云李仁任及子
太祖諱首尾弒王氏四王云云乃禑昌瑤顚恭愍世子也即具被誣事極遴使
者以李枓特陞資憲與上使南袞書狀韓忠赴京明年準請還陞拜
李枓判書互見太祖 宣祖記○諭政曹以高世輔為惠民署提調陰崖日錄曰
上留神雜術地理談命之類皆被引接錫以御衣術人趙倫出入無節高
世輔為惠民提調河宗海為活人提調兩人已皆廢主淫媟之臣世輔尤不
測反正後仍為醫長至是特授官○天使接待宴時天使挿花上忘未
挿花天使問之倉卒無以應譯官李華宗以上意辭曰花應簪上老人

頭天使大喜○夏京外地大震三度 大廟殿瓦飄落闕内垣墻頹毁人家或有頹壓人皆露處僅免覆壓赴京使聞見錄同月同日蘇州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而下口吐火焰隨以雷電風雨捲去傍近民家三百餘戶船十餘隻飄入半空墮地破碎云○密陽豬臺里大柳樹數年前因風雨顛仆是夏大雷雨還起立其樹高三十七尺圍二抱合○上以地震問弭災之道李長坤曰小人乘機投隙甚可畏也曹繼商曰人主慕古則小人視其趍向陽以古道引君實欲陰濟其私明日趙光祖啓曰臣昨聞繼商之言大驚曰人主慕古則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繼商乃欲因災變陷士流吁亦憯矣典翰柳仁淑亦劾斥繼商○有李誠彥者上疏將陷士流趙光祖言於上曰宋時小人指韓琦范仲淹專權自恣近日投疏亦此兆也

金淨曰宋沈繼祖乞斬朱熹以謝天下蘇軾亦云素嫉程頤之奸
軾亦名士乃至於此今之士流欲有所爲則時人輒指之曰安石之流
也光祖曰大定好惡毋爲邪說所動實宗社之福也○趙光祖言於
上曰性理大全體用該備治世之謨不待于外如金安國李耔金淨等
一月之內三會弘文館使之進講則庶有益於聖學也○以李長坤
趙光祖李耔爲世子輔養官○○上祀先聖御明倫堂命同知事
尹倬大成金湜正吏丁玉亨講易泰卦儒臣申光漢舍人閔壽
千掌令朴薰講尚書無逸太學生李若水等講太學環橋
門而觀者以千數

中宗大王中

己卯太白晝見白虹貫日二月有射書于建春門 上謂都承旨權撥曰前日有箭射入禁苑取審則納書矢腰言朝廷闕事其文字非無識者所爲且云某日射政府某日貼榜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之云

信平君康允禧上變告前牧使金友曾語允禧曰金淨等欲追論朴元宗剖棺斬屍削靖國功臣而趙光祖以李耔赴京未還止之姑停今賢良科若出布列朝廷必盡除舊臣吾欲先機剪除云大諫金絿副學金淨合辭請鞫以亂言招服杖百流配○黄兎記事曰有人危粘書朝紳時諸賢激濁揚清爲務彈章蝟起全者無幾因此不逞之徒

怨入骨髓有人射矢于政府諫院判書趙光祖等三十餘人之罪時武
人金友曾怨恨光祖等臺諫彈友曾所爲起獄論治己卯錄曰
金友曾誣毁士林事發庭訊趙光祖以大憲參贊臺諫以光祖不
欲窮治友曾論稱尋倂之。初中廟欲興至治趙光祖達曰漢
令郡國擧賢良請倣而行之領相鄭光弼以爲非祖宗法
弊也多不可創開左相申用漑贊成崔淑生力主可行遂令六
曹八道薦聞分拘朝士凡得一百二十餘人四月設賢良科選五
十八人謂次取金湜等二十八人冬十月大憲趙光祖等請削靖
國功臣濫錄者凡六十人啓不允固至於辭職光祖極言不可不
削之意竟得請拔削二三等濫錄四等全削之時南袞以禮判

謀避其議差陵献官而不参後光祖筵啓曰崇高重臣避朝廷
大議人臣愛其身餘無足觀袞亦入侍惶慚流汗而退遂詣左相
申用漑第用漑方病入臥内袞曰近日議論甚激用漑奮然而起曰
激之一字乃小人陷君子而亡漢者也袞歛然而去忌克之心日生若
芒刺在背未幾用漑卒遂無忌憚矣
申用漑字漑之號松溪又二樂堂叔舟之孫戊申擢第入玉堂
成廟至解御衣而衣之公先考㴻死於非命嘗疏請赴北京方復
讎不許一日詗知仇人至都庭格殺之歘詣吏自首母夫人泣止之朝廷
亦置不問歴直學士湖西燕山甲子竄反正以吏参召還擢授大
學丙子拜相公天資豪爽文章遒勁無一点塵氣有文武才但

溺於酒色人以此少之
十一月十五日神武門士禍作時諸賢凡所建白期於得情朝講至
於日晏 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徒倚龍床屢煞有聲衛袁
沈貞以傾險得罪士林洪景舟以贊成被論嘗懷憤恨遂與
交通揣知 上有厭色貞潛通敬嬪朴氏問安婢教以光祖專國
人皆稱善欲立為王似若閭里無知之言傳播禁中洪景舟教
其女熙嬪以為一國人心盡歸趙氏日久聞達且山虫好食木
實甘汁故寫走肖為王四字於禁苑木葉山虫剝葉成痕有
似讖文採以上聞 上驚懼下密旨於景舟景舟持謗書稱以
密旨其書略曰光祖等 請削靖國功者重總常也先陞無功

者稍存二千餘人名擅廢主之罪卿等爲魚肉及于我矣走肖之
輩奸以莽卓得一國之心一朝黄袍加身之變雖其辭之甚可憎乎
長坤附小兒輩未可信也庸謹世熙自任有武才可畏也予之前除
之意勿他煩以問袞長坤也云云乃與金銓高荊山洪淑孫澍方有寧
金謹思金克福咸雲尹希仁等密約而舉事之時無兵判不能
号令於衛士故判書李長坤誑招之令景舟潛啓欲上變而近侍
皆其心腹請開神武門乘夜入啓蓋不欲令承史知也十一月十
五日初昏景舟銓袞長坤荊山潛入神武門都摠貞希知雲白
直所來會且陳武器於殿陛蓋欲拿致格殺之也入直承旨孔
瑞麟尹自任注書安挺檢閱李構應教奇遵修撰沈達

源等先下獄滿二下矣景舟袞入對曰事急不可鞫問速逮捕希萱
李耔刑判金淨大憲趙光祖大成金湜副學金絿都承旨柳
仁淑左副朴世熹右副洪彥弼同副朴薰等拿致誅之長坤始
知當庭格殺之意極諫曰諸首相不可行盜賊之謀必須領相鄭
光弼趙入涕泣極諫引御裾叩頭右相安瑭亦極諫乃命李耔等
下詔獄領相更啓曰李耔非常人也國家他日必大用只罷似當
光祖等有何緣毫之私哉於是銓袞騈首擬寫罷名傳旨矣
右己卯錄黨籍補并抄錄
南袞字士華號止亭在之後也領相典文○芝峰類說曰袞嘗
作柳子光傳曲盡情態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得似不知

身作傳中人○丁卯搆成趙廣輔誣獄又成己卯士禍初靜庵請
削僞勳也袞以禮判欲避其議札差陵獻官靜庵入侍啓袞逢
此大事覗望圖避甚邪慝也袞方入侍惶汗而退語申相用漑言曰
近日議論甚激申方病奮起曰激之爲言乃小人陷君子而已後漢
者也袞厭然而退袞有禍心久矣畏申不敢發且感申薦以代己陞
忍有待及申沒遂無憚矣思齋擴言曰南止亭袞神武密啓拿
致趙大憲光祖等七人因禁府翌日未明止亭以微服着草笠衣麤
布衣穿破屨步至鄭相光弼家呼門者而急入于内但言客來門
者入告曰有客覗其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耳鄭相驚出
見乃袞也袞俱道所以曰此輩若遺一人其禍無窮公可勉從鄭相

正色曰公以宰相爲賤服塵市而來大是可愕譲害士林余非本心
袁大怒拂衣而去翌日御筆降袁爲相○月汀漫筆曰慕齋嘗言
袁之擠陷己卯士林也其本意欲擠其勢罷斥而已初無殺害之意
而又恐言不見聽故張皇成罪以動 上聽 中廟過信其言處分
極重靜冲不得保全袁雖悔之自己所設機穽不能旋自救止目見
其死終身爲恨云○清簫曰士禍後年少輩聚不逞之徒以清君側爲
名鼎起不止袁內懷疑懼無夜徹眠輪徙他家止宿如是歲餘其李
林甫徙床前後一轍芝峰類說曰袁臨死痛哭盡焚其稿曰人孰
視我詩云○崔孤竹慶昌過袁故宅詩曰門前車馬散如烟相國
繁華未百年村巷寥寥過寒食茱萸花發古墻邊○宣廟

戊辰追削官爵沈貞字貞之号逍遥堂豊川君應乎左相衮靖國功封花川

君○靜庵焚黄於龍仁是日地大震静庵曰是日貞必判秋部果為之為大

諫所彈貞以比御之遂搆黨禍貞判刑不究曲直惟務裁决將詣闕以圖

圖空虛啓之有捕禁肉者貞曰鹿肉恰似老牛肉下吏承其意以鹿肉報

即以上聞聖化期於刑措其圖上如此時三公有闕朝野屬望於許硡貞

令子為諫官者彈之貞果入相貞搆亭陽川号逍遥請詩於朴訥齋祥

詩曰落葉藏秋壑斜陽映半山一云半山排案俎秋壑間樽盂盖用實似

道王安石譏之也貞初不覺久始知愁焚之谿谷集曰人以柳亭張玉不能

如訥齋為恨窃謂諷貴含蓄張公逍遥亭序奉瓊嗤於他年霑玉堂

之餘瀝人以為病而位作人間宰相名綴天上神仙盖以林甫祀況貞其實之篤

矣時辭婉未易識耳○庚寅貞連朴嬪灼鼠之獄賜死此則金安老之報
私怨非所以正其罪也貞惡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以此成罪人或不
服貞子思遜以滿蒲僉使爲野人所殺時西路構釁薦文武才思遜以
直學除滿蒲思順以承旨辭連辛卯榜書獄搜書冊冊面書登南山放
糞詩云一聲雷雨撼天地香滿長安百姓家 中廟惡之累刑而死
不數年父子三人皆不善終禍淫之天不可誣也○沈斯文義号大觀
齋貞之姪也以癡自處沈晦免禍嘗以學官考試賦畵二牛儒生
文皆不工義出歌所一揮而就付書吏汝有相知儒以此與之儒生
呈之諸考官歎美曰此場安有此耶義頷然曰吾所作也皆絶倒
嘗與衆窓議義排窓曰兩箇小人衮變色貞曰吾吾姪素癡頑

公怒之貞雖猜忌友愛天至一日義晨泣貞曰何泣義曰夢見父母言汝是小子吾甚念之某田某奴吾欲與汝而未及竟未忘也吾是以悲之耳貞大感曰父母念汝吾何愛是即作券與之貞後知其詐欲試之亦晨泣曰夢父母歡以某田某奴付汝云云義曰春夢何可信也貞大笑而已○貞孫守慶号聽天堂官左相平生恨其祖得小人名吏隸稱小人則輒垂頭下淚訪人家有客則待起去而蓋恐人指某之孫也聽天少時美風儀嘗寓清原尉家夜臨池彈琴有一宮女潛出曰願聞一曲公為弄數調女繾綣不去公抱琴而出明日移去其女抱病死云

洪景舟字濟翁南陽君貫成 中廟初鄭新堂曰余入闕有聲

帶宰相背面立顧則景舟也問其職則贊成也余忽驚心無意
仕宦云景舟拜贊成駁遮遂其意竟搆禍未幾病死○黨籍曰
貞罪死袞追奪而天網恢恢尚漏景舟不得明其罪寘士林之餘憾
金銓号懶軒友臣子也友臣以謹行稱 成廟在邸時為師傅後
官至中樞子三人諶端重不苟官知樞訢識致清遠官參議詮亦
清儉自保初臺諫請罷內需司長利及忌辰齋設詮為銓長倡
異端論人皆鄙之搆己卯禍入相曾孫愫男 宣廟國舅寃寃死
是夜 上命南袞草罪案其案曰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等交
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踞權要引誘後
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廷日非在朝之官畏其勢焰莫敢

開口君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等光祖詭激之習相爲附和云云
旨素以就只因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東閣雜記曰案中初有謫上
行私之語光弼啓而去之李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光祖
等既取招入啓 上呼名命照律金銓等以奸黨律當斬籍孥
上呼承旨金謹思書傳旨光祖淨賜死湜絿杖百安置自任遵世
熹薰遠方付處令謹思判下謹思擾取史官筆書之奉教蔡
世英曰此史筆也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左右肅然光弼力請減
死湲隨言零 上曰光祖等四人決杖安置自任等四人遠方付處
光弼啓請曰杖而去則中道死無減死之實五啓始允三更皆放
早朝命聚禁府教曰汝等人物亦非不良近來凡事過誤事至

於此未滅罪之汝等知之而去。奇遵德陽日記曰諸公在獄上䟽
曰臣等俱以疎狂遭遇聖明得近耿光展竭愚衷冒犯羣
猜只知有君不計其他天日照臨無他邪心但士流之禍一開
將不念後日邦家命脉耶天門阻濶無路達懷臣等罪固
萬死章一許韓聞萬死無恨言溢辭蹙莫知所云禁府之
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相與酌酒以訣元冲字淨詩重泉此夜長
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字絿繼吟古詩曰埋骨白雲長已矣
空餘流水向人間又詠曰明月長天夜光冲和云歲冬惜別時相
與曰次野字鑄必竟次野哭孝直字趙祀亦哭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
何至哭泣孝直曰從容就義吾豈不能但欲見吾君終夜哭及

閒處厄命裕如也○是夜特除袁吏判金謹思成雲承旨仍命
盡遞兩司玉堂清流一網打盡朝著大空光弼退坐賓廳熟視袁
而不語袁退語人曰鄭光弼之目也 上召吏判而爲改袁稱病命光
弼爲改光弼以柳雲爲大憲李思匀爲副學此兩人內有志槩
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等者故袁等不疑時人服光弼識鑑也
柳雲號恒齋初出爲湖伯題丹陽一絶曰拾盡丘頑石平鋪清淨
流捕風因海若然後放吾舟 奸黨傳誦以柳不容於清流而有
此及擢憲長即日拜命徑趍禁府自門隙招靜庵執手痛哭
遂啓曰聞自 上密教景舟曰今光祖羽翼已成前日賢良科盡
欲樹羽翼也今欲罷之以卿之婿金明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

以人主之勢加罪一二儒臣有何難而昏夜密秘若是耶此亡國之兆
也不勝痛哭答曰此臺諫誤聞也初當洪景舟等聞武士詰臺
啟害文士如此則將生大變自朝廷如此則於光祖等爲福也云云
雲庭爭屢日卒被劾遞李思自號訥軒初斥爲全尹及逢靜
庵講行執手語曰子於中庸尚未熟讀況可做唐虞治乎中庸
不云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災及
其身者也宜子之不免也至章再救光祖等其雲皆罷○黨籍補
曰神武禍作日諸生詣闕無慮數千人會光化門外儒生申命仁
秉筆草疏如飛疏將上爲門者所拒諸生排闥闌入生員朴光
佑被傷流血諸生或脫巾或被髮號哭之傳曰儒生排闥號哭

萬古所無事摘發五大人詒之且令禁軍驅之命仁祖朝屬聾
曰古者楊震被因太學生千餘守闕号哭國有之矣殿下今日
之所為誠萬古未聞之事疏頭李若水尹希直黃季沃等被拿
諸生爭先就囚圜圄已盈鉄索亦乏宗繫頸者也聚鍾樓
下禁府皆人衆獄窄不得囚翌日生員林鵬等數百人又疏极
待命獄門外第三日　上命放○黃李沃牧使璘之子也光祖甀
竄羣小得志又迎合時論甚尹世貞李来上疏請誅趙光祖等
入人辞極丑惨○十二月大司憲李流大諫李蘋合啓請罷安瑭
崔淑生李耔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祖李忠楗柳庸謹申
光漢鄭順朋韓忠鄭應崔山斗張玉李希閔李清梁彭

孫具壽福鄭滉李延慶李若水權碩宋好禮宋好智金廷
復曺彥慶柳仁淑尹光岭權福巴陵君璥詩山正正淑長城守
儼崇善正漾江寧正祺等三十六人且請罷賢良科 上召領
相鄭光弼右相金詮示臺啓及黃李沃請誅趙光祖疏光
弼力諫否可銓亦以為根本已罷餘不必治黃兇詭事曰 上曰脅從
罔治古之道也禮判申鏛曰 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聖諭還
醇漸向開悟不數日忽下嚴教殺光祖等一時士流無得免
者蓋讒言又入于袞腹也○遞領左相 御筆除南袞李維
清為左右相召禁堂孫尉教以光祖淨湜絿賜死自任等絶
島安置袞貞維清議光祖賜死餘安置其啓中三十六人分

輕重罷之罷賢良科後。仁宗復科 明宗初李芑 尹仁鏡
啓還罷之 宣廟初還復之○稗官雜記曰初黃季沃訪魚
叔均曰吾欲更疏申趙光祖自袖出草曰疏意若何魚曰甚佳
非公好善安能及此數日後上請誅疏蓋作兩件疏先以救
疏示人見其異已不合便去反上玉疏其奸譎可勝言哉○
思齋摭言曰李沆世仁子也以無行不容於士流己卯爲慶尚右監
司與左監司文瑾會一處異日有以趙靜菴被罷來言者文瑾
愀然托疾入房沆揚揚自得及拜都憲咸陽守文繼昌謁送曰
明公此去似登仙盤錯應須利器刺毆後豈無三蠹究會者
一鶚上秋天還朝傳播士林側足至是發合啓後至辛卯獄莫

洪沆一時賜死。初巴陵君徽諳闕添注極諫且字呼李長坤曰希綱搖尾狐鼠中同害鄭良極。功責。央翰鄭膺劉曰燕雀焚而仁鳥高逝愚夫戮而智者遠𨓏此鮑焦之所以立枯屈平之所以沉湘也夫國之有士猶人元氣。氣散而人亡士亡而國喪建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天祐之正士消而宋室危斯固殿下之所宜鑑也。己卯錄曰時持論之士嫉惡如讎年少新進專於改紘患得患失之輩見廬散也自生疑詐始有黨同伐異之議鄭文翼申文景安貞愍欲調劑兩間而諫垣論劾植之正方在憲長亦被循俗之誚如奇遵朴世熹梁彭孫崔山斗言語支離失於輕率袞貞輩揣知 上意厭苦潛告上變。經

筵日記曰士林興起間有好名者雜進議論太銳作事無漸趙
光祖每抑喜事者如申鏛李耔權橃所見皆然適時之義莫
非中道南沈納權碩反以光祖爲依違苟循跡同憸邪至欲彈劾
光祖自知必敗白 上欲得一僻邑讀書進學然後立朝 上
不許群小在傍日伺間隙騷擾忽作於闕神武之變○語溪
記聞曰己卯之禍人皆知袞貞之所爲不知其成於金詮戊午之禍
人皆知出於墩光而不知弼商之主張己卯之禍無金詮雖袞貞
之奸難以抱朝廷之公論而成之戊午之禍無弼商雖墩光之凶難
以假大臣而行之矣○庚辰金世弼曰五六年來 上心銳意圖治
新進之輩爭進好古之說趙光祖輩豈有邪心一朝賜死萬世之

之下將謂何如也。南袞請罷不許。是年春夜有大星與月相爭勢如
相戰。時設科取武士一千人，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射不中駐牛
拈其矢再射。自試盻呼之曰彼輩子何以駐牛，答曰牛方渡云。辛巳
濟牧李耔啓請開屯田以備荒政，蠲貢物以寬牧卒，從之。是
年冬奸人宋祀連鄭鏛誣告安貞愍一家清君側之變，袞貞
等鍛鍊成獄，追罪己卯人金淨奇遵韓忠權磌等，安瑭安
處謙處諴處謹同被禍。己卯錄曰安瑭傳曰貞愍久司又敦
孚以先監司覓孚婢重今為妾，重今有女曰甘丁，鄭蕃前
所生也。年十四五奸黠為不道，諸司又杖足折指送于白川外家。
司又下世後甘丁嫁白川宋璘生祀連，出入公家甚密，公子處

謙偶與權碩詩山正語除褒貞則可以保士林云云祀連竄間

之與其妻娚鄭錦以公夫人喪吊客及役軍錄上變告成獄云

一說監司之婢侍司之生女是為祀連母而安氏子孫謂祀連母

非司之女乃前夫所生云 互見宣廟龜峯錄條

安瑭字彥玉右相謚貞愍弱冠登第補史官氣度夙成

成廟常稱兒長者 中宗反正初為臺諫彈去弊習四領都憲振

起頹綱及長銓痛革奔競引進趙光祖金淨金安國等以振士

風為己任己卯以右相伸救士禍辛巳春沈貞嗾執義金止衡劾

奪官爵及至冬以祀連誣告二子俱被極刑身且不免痛哉

子處謙字伯虛號蘆齋賢良科官學諭常憤惋言及時事

溥隨言零處謹字静夫同被誅處誠字久叔初聞處謹言告
于貞懿以此免死坐配初處謙謀除君側之惡處謹聞之與
祀連告公〻大驚欲執以聞恐連及士流乃挈歸陰城村以阻
其謀祀連恐事覺詣政院告成獄公子璐撰己卯錄〇明廟
朝賜職牒 宣廟贈謚〇金慕齋嘗曰推卜認命之人不可
親近宋祀連出入安氏家揣知一門命運蹇背恩構禍自獲
其利此可鑑也

己卯名臣

趙光祖字孝直号静庵 中宗科官至大司憲己卯禍賜死
仁宗朝贈領相謚文正萬歷庚戌從祀文廟〇先生十七歲

從學于寒暄堂嘗得一雉而乾之將送于大夫人所適被猫兒之偷
噉寒暄大驚怒叱守婢辭氣勃勃先生進曰奉養之誠雖切君子辭
氣不可不省小子深有所不安敢請寒暄瞿然起前執手曰吾方悔
之而汝言如此汝乃吾師吾非汝師也庚午魁進士吏判安瑭啓以咸
均首薦請除六品職卽授司紙先生曰可當科擧以進行道盡譽
的然吾甚恥之是秋魁謁聖科丁丑超拜副學是冬陞大憲先生
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擇民興起斯文爲己任與思齋摸言曰戊寅會寧
野人潛掠甲山南兵使密啓已請掩捕 上命遣李之芳賜御衣
弓矢卽日拜辭賜錢三公諸臣環侍副學趙光祖請對曰此事
正類狙詐盜賊之謀非王者禦戎之道 上命更議左右爭以爲

詢謀已同豈可以一人言遽改也。上却衆議罷遣光祖以三品徵
官以尼言止朝廷大議衆情皆不平。是時三司請罷昭格署
屢月不允一日副學趙光祖率僚伏閤曰不允不退論啓至鷄鳴
不已上不得已允之承旨等皆倚案睡大内深密之地徹夜煩
啓人君亦宜無厭聽之意也己卯後鄭命復之昭格即祭星祈
醮之所人謂己卯之禍萌於此云云壬辰兵後乃廢。東方人忌辰
設齋僧舍國朝先王后忌亦循俗行之丙子始罷先生與諸賢
建白也。先生爲大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
曰吾上典至矣。稗官雜記曰己卯有諸生上疏回到鐘樓前奪某
甲儒巾列衣破曰此人父子相奸不可齒於吾儕某甲痛哭明日

呈憲府先生以大憲進某甲語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汝若飭躬
以善聞則今雖不辨人必曰前言誣汝若以不善聞則今雖辨人
必曰前言不妄汝其勉之某甲叩頭而去其後果不相奸爲疑先生
處疑之道勸人之善以兩得之矣 國朝記事曰初先生除司紙也有
作詩嘲之者曰一部小學須勤讀司紙切名自然來此時先生
方居窮處約而人心若是況後日得君行道乎先生之生何
其不辰也名臣錄曰諸公之義失於欲速鋒穎太露舊臣之不容
於時議者怨入骨髓先生知道之難行欲避位而上眷愈隆不許
無如之何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鏛李公耔權公橃
所見皆然而向之羣怨日伺閒隙己卯錄曰金吾郎到請

所公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恭聽而死就庭下北向再
拜跪受教旨作家書沐浴更衣金吾郎有迫權意公歎曰
古之人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也正席就座書所懷
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遂
仰藥猶不絶府卒欲就縊之先告曰 聖上欲保臣首領汝何敢
如此益飲毒酒而臥血出七竅而絶年三十八即十二月二十日也
是日白虹繞日東西各二匝南北各一匝南北繞外各二條虹如
垂紳竟天又於未申方有一條虹長丈餘皆暫移時乃滅○己卯
錄曰爲崇祀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哀哭而來問嫗
何哭曰聞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

瑣錄曰密告之辭秘不傳第聞諸外間以一葉書書入之其書曰李子將軍釖走肖夫人筆苟非明哲如堯舜之君安得無感於心耶○朴訥齋道過歸櫬詩曰無等山前曾把手牛車草〃頓鄉歸他年地下相逢處莫說人間漫是非○丙丁錄曰走肖之讖其術亦踈謂以此致中廟之疑者誤矣尹爺判金孫嘗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黜門外有人因行夏蛺之術悲諸一入是以甚敗云議入內極為鬼為蜮乃如此夫 文定冊封時有姓婦女乃珣妻瑩即靜庵也時大諫柳雲又啓曰內殿時御所鄭眉壽妾入侍云此女在昏朝依勢作弊且經人內殿豈可與不正之人混處野言別集曰眉壽妾其時痛哭而出 文定王后亦慚

恨故趙被禍時内諑居多云○桯史雜記曰壬午康鋼縣有三人耘一人
曰今旱如此趙宰相某極清廉百官敬惧郡無清簡鄉無叫呼之
吏今聞竄死天灾由於此其一人上京告拿置刑賞告者不告
者罷之○嘗有隱君子匿史匠中先生知其賢就而問學或與同
宿其人曰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必不免
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仁宗疾篤數曰事在先朝不敢輕
改今予疾如此其給光祖爵亦還給賢良科也子定早歿容菴
郡守無嗣以從侄舜男為嗣
金淨字元冲號冲庵又號孤峯 中宗科官判書贈領相謚
文簡六院○公學語便知文字十四中初試第一以年幼不赴會

二十二魁科入玉堂以銓郎補淳昌與朴訥齋疏請復愼妃李荇
權敏手指爲邪論公與朴被謫靜庵劾李荇大憲金安國大
諫李長坤右靜庵掌令柳溥金希壽右權李直學金安
老兩是之朝廷角立遂貽己卯之禍丙子冬因公議與訥齋放
還擢副學只己卯禍作配錦山距報恩百餘里聞母病劇
告錦倅乞往面訣即還權臣修隙論以亡命拿鞫裂衣上
疏白寃狀百安置濟州稗官雜記曰冲庵始至配所母夫人在
一日程病劇冲庵馳往省之仍使守直人告于郡守鄭熊道
其翌日還之意熊修荅送柑子雉酒後以亡命拿致冲庵引
鄭証鄭曰彼實逃走熊初實不知之柑雉酒乃其餙辭云云

欲免一時縱囚之罪不顧士君子陷刑顧何心哉冲菴在濟州荅
其外侄備錄風土產似相如子虛賦而光焰則加焉余讀至
此輒掩卷隕涕口辛巳追論賜死聞命不變呼酒訣別貽
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又作絕命辭曰投絕國兮作孤魂遺
慈母兮隔天倫遭斯世兮隕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
原兮高逍遙長夜鳴兮何時朝烱丹衷兮埋草野堂堂壯志
兮中道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時年三十六在謫嘗語
子弟曰余平生不懈幽獨今得奇禍汝等無以我為怠也謫濟
州時憩松下白而書三絕曰欲死炎程暍死民遠辭巖壑屈
長身村斧日尋商火煮知君如政亦無人海風吹過悲聲遠

山月照來瘦影踈賴有直根泉下到霜雪標格未全除枝條摧折葉鬖髿斧根餘形欲卧泚望絶棟樑嗟已矣查立牙堪作

海山槎○退溪集曰冲庵高於人數等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來所見實高人一等終陷大禍豈不悲哉金湜字老泉官大司成○天資精粹聰明絶人二十中進士與靜庵被薦授主簿陞掌令己卯擢賢良科　上曰金某賢者要為師儒令居壯元余別喜焉超拜直學陞副學遷大司成○野言別集曰禍作日與諸表兄弟齋宿外家將行外祖忌祀　或問朝事公愀然曰濫叨匪分已熖禍機他日會宿亦難必也表弟睦玄軒世稱曰何不遠避曰旣為觸藩進退維谷祭畢夜來半金吾

卽跟尋到門矣配善山口巳卯黨籍曰庚辰公聞加罪之命客

有言曰奸人之事有不可知徒死何益公曰臣謀有所不測挺身

赴難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酒大醉不省客謀竊負使家僮

弓音山負特行數十里乃覺業已至此遂與弓音山李信向

靈山李中家信本樂安官奴以僧還俗受學於公中亦門弟

也公卜藏身有山人毀事之由不欲向山寺中曰信本緇徒性且

不順不如先送公曰樹恩而別之可也卽與別曰逮捕日嚴吾三人

勢難同行汝先往探朝報會茂朱 吳希顔家可也希顔亦

公門弟也信直上京告金湜在李中家使子德順 德秀謀

害大廷云云逮捕日急自山谷歘抵智異山到居昌高橋灘

題一絕於巖上曰日暮天含黑山空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

處有孤墳又草疏曰亡命臣云云沈貞互援小人遂構士林之禍

用其姻李蘋爲館長稍有清論令蘋輒擊去之又與南袞

多聚武士朝夕盈門朝廷非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殿下

之勢不亦孤哉臣故隱忍亡命俟奸凶危逼於君上則挺身

赴難以報殿下不世之遇此臣之志也云云卽當殿下訣敵以是

逮云云世帶於衣中時公不食已數日矣抹薇款治食使弓音山

求火於村卽自縊庚辰五月十六日也年三十九弓音山得帶中

疏告于縣諗驗後放夫人之囚李信受賞後以強盜杖死亾

雲壑餞聞曰北門夜開諸賢視死如歸獨老泉匿身其意謂

奸臣擅弄王廢幾改之情則憾矣然事君之道不當若是
為己卯人物之蓄惜哉方公之在逋也抵金三足大有家賤服拜於
門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若是爲且累及於人耶甞
南溟嘗論此事曰天祐大有字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
而賢所見不同何也愚以為使三足握老泉悲慰曉以道理
方得以平日分義窮蹙而來安得不惻然南溟之義蓋出於
此矣○龜峰中命仁作袁宋玉辭以著其意睡玄軒著袁辭
○子德純雄偉勇力時年十七八亦在逃中袁貞等甚畏之
移宅而宿購捕日急一夜乘夜還家廳事設靈帷燭下見
銘旌乃其妻喪也吞聲而去袁貞死後乃得歸以妻傷心

殞命終不再娶弟德懋之子叅判權光海廢母獻議立鄭後孫
潛谷墻國舅佑明○李中就服貞欽殺之私謂曰全家徙邊不
如自殞杖下中受七棍大言曰已承服不須更杖乃徙富寧十四
年放還○金胤宗公門人也禍起避入俗離山被拿奴注進食
金曰我將死不泣汝何泣爲遂從容食盡杖流明川卒○洪舜福
号顧菴亦公門人也禍作被搒掠供曰欲尋見金湜共議陳
去奸臣耳臨刑繫索再絶顧謂監刑官曰君奉命監刑以索
索繫死頸耶顏色不變而死○沙溪語錄曰余與金清風權
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爲請其祖大司成碑文栗谷不荅清風
撫然而退私於余請問也余如其說則荅曰處事之義甚未

安故不許矣清風不敢復請
韓忠字恕卿號松齋 中廟朝魁科氣豪放善彈琴戊
寅以典翰赴京正使南袞得疾公語副使李陰崖曰這漢
必赤士流時帝北巡公曰不可虛辱君命呈文辨明宗系中朝
士類咸頗識面車馬塡咽皆曰此人不合在外國宜朝京時至
遼東有人先行失物件公曰可抬給袞曰彼得失何預我二人爭是
非遂成隙○己卯錄曰公嘗過振威遇一儒服袖長書言時事
其言奇僻問其名不答而去公以為賢而隱者惜違其書後聞
之乃權鐸爲燕山幸姬書題奸濫者並四公見擬也○及己卯
禍作柳灌李蘋劾公與同以忠水拿鞫杖流巨濟辛巳獄

杝連所納書記有黄瑞慶葛袁公字恕卿音同遂指公下獄
上知其誣墜淚即令保放袁陰使守卒拉殺之口稺言曰公在京
師時問卜卜書四文詩云少年才藝倚天摩手把龍泉幾
許磨石山梧桐持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口傳三代詩書
教文起千秋道德波皮弊已成賢　佃賈生何獨誦長沙
回還杖殯首尾如此厶清州燕岐院
權碩字君安在玉堂嘗言釋褁告変自許權謀見利忘義
無所不至謂袁及貞也己卯竄亂辛巳坐與安處謙謀去君側
之姊杖殯
奇遵字敬仲号服齋又号德陽　中宗科官應教己卯杖配

羣山時毋在兄茂長任所及移配穩城情事罔極羣雖茂纔
五十里請於縣監裴鐵重欲往見毋行未一里遽覺非而罷事
覺䟽理裂幅上疏陳情決杖還配黨藉曰縣監裴鐵重
欲免擅放囚人之罪以爲迯歸辛巳追論賜死年三十一○惠齋
摭言曰公嘗直玉堂夢覊旅關外吟成一篇曰異域江山故國
天崖垂淚倚高峯頑雲漠漠河關閉古木蕭蕭城郭空
野路細分秋草外人家多在夕陽中孤帆萬里無回路碧海茫
茫信不通覺記書壁謫穩城行到吉州途中所見夢中景也
恍然省悟可知人事有前定也○昭代箋言曰德陽遺稿此詩
乃覺後記夢中見非夢作也有德陽日記○四児子大恒孫

自獻

崔壽城字可鎮号猿亭睡軒應𨶹孫年十九遍覩名山到處剖松作禁彈羅棄去作詩飄然有逸趣善書畫真奇才也南袞嘗以山水圖寄冲庵求詩猿亭適見之題其上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巾三四人誰是䌹川主袞嘲之俗尚人袖猿亭令穿袖僅容一臂以異衆覩世韓汲以清白自高未幾陷贓有女未帰人羞爲婚猿亭自請爲婚。稗官雜記曰老泉與孝直元冲大柔會話猿亭忽自外至長揖不拜呼老泉可飲我一盃酒卽與之快飲曰吾棄敗船心甚悸今飲酒釋然也不辭徑去座中怪之孝直曰敗船之喩指吾輩也己卯後不復舉業嘗語其叔世鄁曰世事如此強仕何求又

寄詩曰日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世鄗
爲承旨謂同僚曰壽城勸我退又傳其詩忌之者聞於帝帝爲
祀連推官并推述趙之其友李達亨輩以簾歛屍權厝夜守
其側嘗構亭與静庵冲庵松齋吟曰亂風争走壑落日暗歸
林悄悵人間事青山獨至今構亭吟曰玄室誰相訪清猿獨
可親自從簾谷後還憶蓋骸人
趙光佐字季良號爲持平己卯竄辛巳杖殞
申帖字樂翁以黄海都事梳頭見白鬢喟然曰白鬢暮下士餘
生幾何遂棄官歸以鷹犬自悞辛巳被誅
奉天祥字輝之號撥齋即始教海松子鐵鉗壓破之法至今

行之己卯罷辛巳禍

己上被慘禍

李耔字次野號陰崖牧隱玄孫大諫禮堅子弘治辛酉中司馬
甲子擢魁科丙寅靖國入玉堂戊寅辨宗係陞秩入京準事
還擢判尹己卯禍起以叅賛廢居陰城自號陰崖移卜居州
等夢菴或自號夢翁癸巳卒年五十甲戌命復官
宣廟丁丑謚文懿享忠州八峯書院○宣廟庚寅卞宗錄
前後使光國功十九人玉堂劄論首功漏錄盖指先生與韓
忠也領相李山海議既已領券有難改李耔韓忠變品贈職
依功臣例定為不祧允之○先生居憂時與柳雲書極論昭

陵請復事○中宗丁丑文定嘉禮時先生以直提學啓請行禮
迎禮及廟見禮 上命定爲恒規添錄五禮儀出文獻備考
○先生嘗與靜庵及方隱趙光輔晦谷趙廣佐構四隱亭於
龍仁靜庵先生先山俱在龍仁故也○戊寅赴京時正使南袞
得疾幾殊書狀韓附耳語先生曰遣漢必赤士類先生曰此奸危
無惜但同使萬里豈可坐視其危耶藥餌濟之○己卯錄曰諸
賢共理彈劾尸位物情大乖公與趙文正光祖申文節鏛權忠
定橃欲調劑兩間不至敗壞則一二公孰不可無奈之何北門禍
作與靜庵冲庵同被下獄爲大臣所救最後見放○海東錄曰
公之婭金安老奸黠媢嫉亦不敢以慢語加之嘗訓人至教陳

東匽不能出聲慘色滿容學者瞿然徑退嘗約伯氏共省掃伯氏先塋主宰成林訪之挾兄雲勢仇視清流傍若無人公以瘧焉廢衣入坐霖阻喪進拜流汗而出曰自有敬畏之心平生手不釋卷入則閉匿論著出必封識甚苦人莫知所爲○松窩雜記曰公出居龍宮縣金安老以左議政掃墳咸昌地告以歷晤寅忌惡而探試之也公逆其肺腑於偕過夕以槐花湯沃面擁衾而坐安老出而語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矣君子之於小人自晦避禍亦一道也○聞見錄曰己卯清流推爲領袖官至右參贊見文象不佳與沖庵靜庵中文鄭歎共諷劉彌綸而諸人不能用及禍作屛居[illegible]國以酒自遣乙初南袞自製衣疏帙臺上三疏署名三趙光祖李耔壽明[illegible]周比李若水奇

遵題言於禍人中和光祖合於吏判粹合於兵判文謹合於刑判之畧無
忌憚云云○尤齋撰金十清碑文前後受禍松齋最酷陰崖最輕
先生居兩先生之間黨籍序以受禍輕重為優劣者有未盡
然矣○蘇齋撰灘叟碑文曰先生築室龍灘上陰崖公寓陰城常
往還講說陰崖公既下世先生客洛有蒼頭投一封書曰城市風
塵豈被身鹿門高鄭政驚人陰崖地下精靈在應笑王良
眉々頭先生愀然曰畏人執乙巳卯錄先生傳曰松溪守以兄詩山
正緣生論蒙放還李沆以贊成同舟上京陰崖舟訪慰松溪仍
謂沆曰○祖亦以辛巳人為逆耶沆曰視其辭大懟之流也陰崖曰噫
君過未悟矣安處誠義俠之徒也一座悚然○李畜庵世玉道

稿曰陰崖結茅釼巖朝起排窓見宿雲散渚曉日明埈笑曰樂哉樂哉奴伏窓外應無盐樂哉無將何樂哉士林傳為笑談曰先生寓陰城陰崖洞左右有巖削立為洞門先生手題其巖曰纓公榻四字字大如掌刻劃宛然尚存曰思齋摭言曰李四宰耔居陰城村舍朴斯文世平家在陰城一日以紫鰕醢菘交沈菹（俗名感動菹）送饋曰此菹滋味公必感動矣李公書簡尾謝曰謹承別味感動則有之慕君酷好駿驊自今權停可也紫鰕俗稱權停卦則癖而不工公則不癖而益工聞者大笑曰先生兒耔字仲野登第官府使文學志節見推一世金慕齋誌其墓

金絿字大柔號自庵文敬公禮蒙曾孫十六魁漢城試二十但

冠生進 中宗癸酉科官副學己卯杖配開寧移南海盡島甲十
三年父母俱歿癸巳放還哭父母墳 伸追慕之情朝夕上墳涕淚所
着草木皆枯因感疾一年卒年四十七○公文章奇杰筆力遒
健摹鍾王體自成一家謂之仁壽體所居坊仁壽故也聞為華
人所購絶不書故罕傳于世○禮山金堤院
朴董熙字馨之號江叟以持平登薦移官承旨朝廷倚重稱為
國器己卯謫星州移義州十三年量移安東三年放還母夫人尚在
堂痛母子久睽不離側五年及丁憂危毀卒○任實朴世熹字
而晦號遁源齋 成宗朝魁科承旨己卯配尚州後移江界十
餘年卒○南陽岳谷祠○弟世煦號思齋監司世熏號陽村

僉正忍齋子忠侃勳封府院君

尹自任字仲勅官至承旨己卯流北青憤懣而卒

安珽字挺然判書瑭孫薦科檢閱等書齋扁曰願齋己卯

被削科罷黜辛巳杖流昆陽結廬浣溪上自號曰浣沙病夫

作俚語歌所著〻篇題曰拭瘡丁酉放授縣監

孔瑞璘字希聖以承旨斥為外官指斥時宰封事論列被削

奪還叙散官

沈達源字子容直學順門子也己卯以吏郎被斥後放還官

判校厶子詮參判

柳雲字從龍號恒齋官大憲○嘗為湖西繡衣至公州意必

遊妓薦枕苦俟終夜判官恐不敢進乃題詩壁上曰公山太守惆悵積御史風流識未曾空羅無人消永夜南來行色淡於僧

黨籍曰己卯以大憲救靜庵被劾遁寓居安城當權者構集事在不測因縱酒爛醉而卒

李思白字重卿号訥齋吏判○初為己卯人所斥為全州及台拜副學辭曰先祖等被罪臣不詳知必為善而嫉者多矣云云遂被斥云云後散三奸敗後始得顯要後為金安老所忤除鎭伯時安老為相散出餞于興仁門外公由崇禮門而行其倔強如此○丙戌生員李宗翼疏請放己卯人時宰嗾臺諫殺之時公為僉判其李公浚慶歎不可

申錦字大用官吏判謚文節○天性端重崇尚志節臨利害不爲動一時屬望推重己卯以來常置散任重容於朝○

孫碩砬硈外孫定遠大院君

申光漢字漢之号企齋叔舟孫贊成典文謚文簡○乙巳入侍忠順堂參衛社初封高靈府院君○松窩雜記曰企齋 中廟己卯爲大司成尚相震以上色掌出入明倫堂及羣賢亦施退居二十年丁酉安老被罪戊戌公還朝復爲大司成尚公時爲戶參遇於道駐軺至公之馬首而謂曰令不識我乎我乃己卯色掌尚震也公曰然守楚澤餘生宜能記舊面○浯溪記聞曰企齋能文章而無實才常判刑曹不能決囚獄不能容請加措獄舍 上曰不若易

刑判遂以許磁代之剖決立盡
金安國字國卿號慕齋寒暄門人燕山科贊成典文謚文
中宗辛卯日本使弸中來公充宣慰弸中以易為題呼鹽炎
鑣為韻公應聲曰大羹元不和梅鹽至妙難形筆舌炎靜
裏默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復如鑣弸中擊節歎弸中○呼
氷消一點還成水公曰木立雙株便成林○癸酉上疏請復昭陵
識小錄曰在祖宗朝最重重試金慕齋為重試工夫多做表
策及入試權大憲弘素善策慕齋曰吾欲為魁此老入場
不得不讓他也榜出權果魁金第二矣○慕齋文鑑如神世思
齋有同研友其人能策文而中間承接非其所長故見屈當

慕齋主試也思齋從容問當出何題慕齋言當出某題是思齋乃草其承接數行以授其友友入場果用而呈券慕齋讀其券時置高選讀至承接忽瞪目以朱筆劃數行置膝歸家思齋曰某又見屈可恨慕齋擲其券曰君以名官作事如是使老友冤屈可恨我亦作事不密可瞿然思齋赴燕唐詩問入已作判歸示慕齋慕齋指思齋所作諸篇付籤曰此似君手可訝乙戌判書替叔家居養病熟視杜詩作四韻八詩謂其子夏山世昌曰常紙寫我詩縣廚上作年久樣以示金某問其何代詩夏山邀慕齋問曰得此詩於舊籠中是古人作未知宋耶元耶慕齋讀二遍曰格卑既非宋又非元也當今時作也又問是抗塵之收

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非其作然在今人作甚好他人恐未辨此近
聞大監讀杜詩若精鍊則可有此作判書閒閒而出見曰不意
汝之知詩一至於此公已卯禍作公退居利川扁小齋曰恩退又卜
築驪江名齋泛槎名堂八怡若將終身與諸生講論歷代承
統付以東國又為醫閭書行于世弟思齋退居高陽扁小亭曰恩
休自号八餘居生兄弟一棹相往來十九年丁酉安老等三兇
伏誅始召還慕齋在驪江利湖詩曰恩休恩退意相同
弟在西州兄在東拱北丹心無彼此時時稽首向瀛蓬子休正
感君恩重我退今忘恩亦復然休退百年何所似衢謠
祝堯舜天退々休弟與兄邀白醉々無疆未聖恩自是

天同大顚蘗猶沾雨露榮思齋次曰芬榮休逸被恩同散恨鴒原
隔西東閑到暮年尤覺味人間還爲一壺蓬萊休兄逸餘無
願行止寧須問許然來往相誇休逸外含恩長頌太平天休齋
心情同逸兄一窩安樂送餘生居閒更覺君恩重莫說君恩
只寵榮○尤庵曰慕齋知道之不可行且知寵貴終爲禍故爲遠
遁盤礴以保身可謂明哲矣然必以慕齋宅禍爲至善則不
入於胡廣者幾希矣○月汀謾筆曰慕齋在驪江時陰崖自
忠州希剛自牛灣來神勒寺與慕齋會宿時金順权當國謂
罷散重臣會一處議國事將被重罪希剛即下去昌寧陰崖
亦不敢東慕齋贈僧詩曰三年府把東坮酒明月蒼江空悵

嗔為閩山僧林亦笑償愆須及百花春也丁酉起拜禮希為領
伯民有兄弟爭田公面諭孝悌其人感之析券而去也公之在朝
也家有織造毘尾工計價一穿注謁叙阻郎毘工計未畢其穿
辭去人覘之曰穿相來不與話執他務可乎公曰吾為此非但為己
乃為一國通行之例若安國見誑一國賓士何以置尾適者有事
穿相來奈何奈何公不憚鄙事鹽糧不遺一穗眷粹未碎細糠
并收之曰暴殄不祥或譏之公笑曰聖人心細也公與姜壯元台壽
約婚聞姜男有痼公惡負約竟成禮也南袞集曰慕齋隣
居有一處女乘月夜注投公公責曰汝以士族夜投於人得罪於
倫紀矣吾當台爾爾其愛之其女愛台越墻而去後嫁某

公蓋亦名大夫也有子有孫年老後言於子孫極歎昔慕齋之賢
云慕齋己卯後退居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士望甚重丁酉安老
敗後還朝大爲善類所依歸未幾卒有從祀文廟之議及退
溪尊悔齋寒暄一蠹靜庵爲四賢然後慕齋始屈今則幾
不知慕齋爲何人可歎也公嘗爲太學士撰事大文得一好句則
雖夜敲窓踊躍嘗製討逆教文得一百萬取千千取百有不
奪不厭之心累日苦吟未得其對一日適出忽思得偪生僭僭生
疑非一朝一夕之故乃駐馬呼其子曰吾今乃得之矣竟以此技過
用心力以卒金正國字國弼號思齋官參判○己卯慕齋退
居驪州思齋在長湍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居

此儔朝久源々思齋而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性安能如吾輩之
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來兄欲見弟則兄來此終始不替曰之道
也○丁酉起拜全伯○公在黃海作十二條警民編刊布一道之民皆化
服大有其效云○月汀謾筆曰己卯禍起思齋以黃海監司作疏屢千
言付南姓之以獻納來白者曰須到京呈此疏一日夢神人告曰若進此疏
士林當魚肉公驚覺追還其疏○思齋嘗以知詩許蒼齋爲領伯
聞一枝生宋媟能詩指見於月波亭合作律乃書四韻金碧樓明
壓水天昔年誰搆此峰前一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
生巫峽曉逐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公
大加歎賞歸語思齋思齋而曰此必鬼語非烟火食所作果然來初不

解文而得女妖女妖教之因有詩名後家人以術怵送其妖乃書示
於掌曰花婦今爲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采依舊不識字
○據言金爲黃監時延安百姓李同者與父相詰以食鉢投打其父本府
呈報余與定同推鞫之推員不加刑即輸服余巡到本府怪其易輸命將
囚上階問曰汝罪當死知之乎曰不知余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以鉢打父於
法當死因失色曰早知吾罪當死豈敢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斃何
遽直輸乎吾實不知父重如此平昔每相詰或罵詈或以物抵打此皆當
事今始知父重濟拔力戒罪也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教而刑罔
民也此正無教也親愛雖是良能蠢愚之民豈能自興乎導之之德齊
之刑良有以也令推官杖而赦之○著據言○龍岡院

李長坤字希剛號琹齋燕山祥楚域俾齋門人自此稱將才燕
山朝以校理謫巨濟俱加罪脫身渡海至咸興托跡於水尺之徒有
一夕奇其兒勸其兒妻之以女凡於作從必稱懶婿其女助力賴以寄住
者一年矣一日有人來言 主上新即位公借得衣冠以此紙通刺於府小
項官吏四散尋問李校理一府騷不知通刺者為誰也公以布褐破笠
踞門遏自應監司諸官顛倒趨迎先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
特授校理令護送己卯為兵判兼判全者南袞瞰公不在家一日三往
使之先親某事之夕馳書於公曰國有大事馳馬入來公蒼黃馳到
蓋袞等某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號令衛士故誑誘之也公始知
其當危機發之議極諫之畢竟毋殺請亟決稍有起動則公揮

手却之曰公何為使景舟不得售其詐遂坐罷退居密陽而卒○呂
寧書院○兄長吉字子賀号寓灣兄弟受業於寒暄人稱瓊
璧竟以弓馬發身趍附權奸構戊午士禍退溪曰長吉前後
如二人豈獨程門有邢恕耶
蔡世英字英之号任真齋官參贊○己卯禍作公以翰林秉筆
極諫都承旨金謹思攘史官筆書罷先祖等傳旨公曰此
史筆也還奪之左右縮頸妄相瞠亦惧其不免時顧以咳柳庸
謹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而乃能爾耶閔起文曰世無君子
惟老蔡一人而已路上識者指之曰前日奪筆公也○中宗丁酉以
直學陞堂上累官至判書一時正士草薙之後公屹然獨在

蒼顏黃髮輝暎縉紳

文瑾字士輝官叅判己卯夏按嶺右聞士禍慨然不樂李沆以嶺左伯拜大憲劾罷公至是削奪

成世昌字蕃仲慵齋俔子號遯齋 中宗朝左相典文書畫音律無不精曉人稱三絶○己卯與冲庵陰崖相善每以鋒穎太銳爲戒○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造其家微以指諫長公曰前日書生實淺曖昧北門密啓尤甚不正雖在已往當直諫貞色變遽起○公爲副學劾金安老竄平海安老敗召還 明宗乙巳拜相爲李芑所誣竄長淵卒○孫子濟曾孫懷皆文科

朴英字子實號松堂吏叅壽宗子讓寧君外孫也登武科

兵燹初以宣傳入直宣傳聽燕山即位之夕射殺 成廟所養
鹿公即日謝病歸卜築洛東濱受大學於鄭新堂鵬沉潜講
究克養自得勸課後學○新堂舉手指山曰彼山外何如松堂
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百新堂笑曰乃今知子讀書之功也○著朱
子白鹿學規解五教學序○公精於醫術兼典醫提調公固
辭○己卯禍公以兵燹被斥倅金海府民金億香訟屈死之誣
告公與慶尹柳仁叔謀去執政大臣拿訊受刑始知億香所搆
累白反坐不得死○趙處士廣輔嘗謂曰汝武夫不可斬此奴乎
蓋指任士洪也公曰斬一賊紓國患固甘心後史書曰盜殺則奈
何處士笑之○公少年黃昏過一洞口有一女有姿色以手招之公不

馬式僕明早来遂踵而去家在深僻天已黑矣其女對公潸然
泣公問其故女低聲語曰公由我枉死公驗而再問之乃曰賊使我為
餌誘殺人分其衣服日思脫出怕死不敢公能活我耶公卽拔劍而
坐夜半自房上樓呼女下垂大索公奮身躍其壁急負女自壁
穴而出超越墻絕裾而走 成廟台試之遂業武又自京南歸南
来大商多持貨同宿一店商等皆曰賊黨將於今夜刼掠願公
救我公諾持弓矢坐門樓夜深賊果來圍公傳語曰我乃善山朴
內禁也鳴鏑射入賊叢中賊徒驚散自此名聲藉甚公平居
坐側置絕裾衣以戒子孫云
金世弼字公碩號十清自粹玄孫燕山科官承旨公中宗庚辰

自京回啓曰趙光祖欲效唐虞之治一朝賜死氣象慘淡翰林尚
震曰通來経席未有此論金某之言正為得之坐許被論後
退居忠州曰忠州雲谷院○字磷乙巳名臣
李延慶字長吉号龍灘又灘叟廣陽君世佐孫也燕山時廣
陽君謫嶺表公亦竄及諸父見禍公崩痛柴立無間急報自
北輒端潔以俟曰死不可顛倒 中廟改玉蒙放登薦科為校
理一日夜對同僚有啓以欲致太平須用第一人公進曰是謂趙某
某誠賢然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任靜庵聞馳見
公泣謝之及北門禍起袞貞等録上竄人名以公為首御筆
抹去公名曰延慶予知其為人只遞職公歸于故里優遊山水

漁釣自娛爲己卯完人○從弟浚慶

李繼孟字希醇号墨岩　成宗科○黨籍曰公放達不拘己卯人以是短之公自知不足於時論退歸田舍及神武禍作汲汲援進欲同嫉黨人引拜贊成公以搆害士林爲不可倡言於朝忤於當權人而以老成獲免慨然時事憂憤成疾卒

尹弼殷下上字商老甲子魁科神武禍翌日除承旨進啓曰今茲之事不覺傷痛臣欲施　啓而命牌外不許入欲入則軍士捽出衣冠盡裂皆著笠環坐豈料聖世有如此事乎人臣安啓非好則係國家元氣自此斷喪矣後官贊成吏參卒

李搆字成之己卯以翰林歸龍宮家還蒞曰遵行鄉約風俗敦

季幾於道不拾遺云神武禍作下獄翌日蒙放入侍曰昨日事何
以至此乎欲書史不知根因也 上不答其後李蘋柳灌啓曰措
以道不拾遺爲啓今聞盜賊竊發請治其同罪遂廢之居十餘
年而卒

趙元紀字理之司藝裏孫子也年十歲嘗着衆戲父適見之私語
婦男子生而爲賢行父母之顯也今子如此將何賴焉公竊聞之泣告曰
偶然爲之誓不復爲自此謹勅清白位居宰輔僅庇風雨所儲塩
菜而已有先見之知嘗與甥侄議政彦弼侄子光祖書曰莫字彦弼投
聞眞男子也直之被薦可賀凡人輩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
則世須必同於俗庶免爲衆所擠昔馬伏波以書戒兄子嚴敦

令汝之所趨雖不類於嚴敦而吾之使汝書欲不失令名而成家
業全門户之意未始不同於馬伏波將軍也丙辰丁巳錄曰此篇
正與東漢鍾皓意思相同然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
肯以成家保身為心況死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幸使公言有
驗則天也厶昏朝甲子被譴反正入拜司成以公解武事拜慶
源民表咸懷金粟馬革之謠聞于朝特拜大諫以清拜同中
樞吏刑判叅賛年七十七卒謚文節
崔淑生字子直号蟲齋 成宗朝登第為大憲黜城内巫女
撤尼舍毀佛像使僧尼不得接跡於都下過制家舍窮搜
撤去朝市肅然己卯禍削奪

朴祥字昌世号訥齋朴恩庵叔燕山朝重試牧使 洪冲庵陳疏
請復愼妃見竄丙子因公論洪冲庵放還己卯禍被斥丙戌擢重
試魁陞通政○沈貞逍遙亭公詩云半山排案俎秋空閒樽
盃貞怒援去公羅牧罷歸田里憤恚而卒光州月峯有院○
弟祐号六峯○中宗科承旨
申命仁字榮仲号龜峯神武之禍以進士排闥号哭金湜之喪
述哀宋玉辭不復攀業畏耶議避入場終日遊行取諸生酒大醉
而出自号風流狂客洪尹張林壽睦玄軒世孫崔葆亭壽峸
相從山人月澗求詩鄭題云松窓涔寂日西遲世路風波不自知一
室晴川鳴歷耳蒲團坐待月明時澗至耽羅見冲庵冲庵歎

賞不已○龜峯子翌登武科把兵判柳塽之行先導者辱之翌
朝日不知而誤犯何辱之有拖而撻諸溝如沙礫柳見而壯之啓曰
今日得一大將身擐宣傳從幸西郊狂風猝起斷御幕柱索翌
手執索屹然不動賴而不顛嘗痛己卯禍爲順天倅刋行八賢傳
後翌爲北兵使御史至聞翌專輴飮要酒戲各酌大盞翌先醉
御史喜又酌三大白仍狎妓於座上明日翌將候御史而問之曰貪擅
之行不足候也遂止御史慚而走
朴紹字彥胄號冶川松堂門人己卯被薦賢良禍後人諱理
學公始以程朱諸書啓迪後人辛卯爲司諫沮金安老坐罷○
嘗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衣還應不息然緊慢合宜功

也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又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船

一心似水收吾内萬事如雲只付天口子應福

趙忭字浩然靜菴族侄也辛巳獄被刑流康津十九年放還平

生患腓出碎骨五斤年八十諸孫設壽讌尙康強無蹈作詩曰兄

年八十弟稀一身世重注己卯春往事歷々多感慨不須論世有情

人

姜瀷號蔡亭登薦科謝恩還鄉語及時事淚下如雨

南趎谷城人魁科南袞引致願見一詩指盆松使賦之即應

曰一朶盆松弱十秋雪裏誰能伸汝曲直佛莫春雲高袞怒

絶之其妹亦能詩賦雪以紅絲爲韻落地聲如蚕食絲飄空狀

似鏤窺紅也慧一日雲霧閉塞失所在家人尋之見慧與長者數輩坐岩石上講讀嘗手書與家僮曰往智異山青鶴洞當有兩人對坐傳之受荅來僮往果有一道人與老僧對碁〻罷付荅札并青紅碁子送之道人乃崔孤雲老僧乃黙舟師云慧年二十八以遺籍総并其碁子亡失只有燭影賦長門賦行於世

崇善副正名漾字宗之　光廟孫也潛心聖學而嬉曰磨右書述璿璣之制行於世靜庵以畏友稱之以金德純妻父　杖流甲午蒙宥栗谷作墓銘

朴遂良号三可亭以道逸拜縣監已卯罷歸與朴江湖公達縱飲爲娛燕山朝短喪公廬墓三年嘗贈權相轍詩曰窮前

千日千相見違後一年一得書痴學不知窮達異有時來數必
年如々冲庵遊楓岳訪其家家甚貧乏手綯索雜傭冲庵初不知
為主人遂班荊而坐信宿而去臨別以躑躅杖贈以詩曰萬玉層崖
裏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暮是心期
盧友明字君亮号信古堂大憲叔令孫己卯薦科罷歸
崔山斗字景仰号新堂又格齋　中宗朝舍人世居光陽與尹衢
柳成春齊名稱湖南三傑神武禍以舍人謫同福聞本縣司馬
先宴諸生東會公取其酒盡飲而歸摘取柿葉題詩柔揵青
紅柿葉把小園風物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盡看取先生醉後
歸

梁山甫字瀟灑處士 靜庵門人己卯後不出

金大有字天祐號三足堂嘗曰年過本壽足矣登科歷臺侍佩郡符榮足矣朝夕酒食非不足羞仍自號爲提學駿孫之子濯纓侄也禍起與提學俱謫湖南己卯登薦科拜正言不就又投官爵科第屏居門雲山中至 仁宗初聞復官三命促装不齎粮而行或曰粮絶何以繼之曰驛官自將繼食到京可受官祿何憂絶粮往日馳往百里謂其從曰習閑已久不可以行遂還仍不出門以遵清白

尹光岭字彥叟號懶齋以刑正己卯謫庇仁後薦爲林川倅轉拜副正而卒林川父老各出物來祭墓下

鄭球號乖隱 中宗科 金正己卯後不仕杜門稱病坐席不起者十
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家人始知非病○子希登乙巳名臣

梁彭孫號學圃 校理○綾州院

鄭滉字新之父濴歿於甲子禍公亦坐配及正放還金大威湜許爲
莫逆交登薦科除吏部神武禍付處玄風旋辭世夫人曰子罪多矣
竄謫何恨但離膝下不能不慽耳公以小學律身南秋江一見遂
旅大奇之一時名流推爲長者

李希閔字孝翁從遊靜庵之門以吏部己卯削廢○公父允儉希
判己卯爲寧海以龍隱金老泉被訊無驗得免罷歸憂憤卒有
三子季曾十九登第二十四卒曰希閔鄭公也曰希顏号黃江世稱臺

尹儭號橘亭　中宗科司城乙弟復號石門監司

柳成春號懶齋　中宗科吏正

具壽福字伯凝號屛菴又睡齋己卯以吏郎罷趙節章薦歷

山水堂已叙爲禮山倅子忭孫坤濬曾孫檠玄孫鳳瑞鳳章乙前言

行錄曰金恭岩報恩品官也氣像磊落金元冲諸公薦爲案訪後

退居鄉具佐郎壽福無所歸恭岩以宅一區田十頃與之居一方以義

士稱焉

李成童字次野以大諫與司諫李清獻納宋好智正言金錢等請

與靜菴同被罪坐罷辛巳削勳

李若水字正源若冰兄也己卯以進士爭先就獄辛巳杖流卒

尹壽號紫林進士己卯人

申潛字元亮號靈川子從濩之子能文章善書畫人稱三絶癸酉魁進士己卯登薦科入翰苑及罷科還收紅牌適與白牌而失之吟一絶曰紅牌已收白牌失生員及第摠虛名從此峨嵯山下住山人二字孰能爭 辛巳杖流後蒙放官尙州牧使以治行第一陞通政

崔命昌字汝愼號松石居士己卯以禮叅被斥後爲原牧與監司守法不屈棄歸常作金安老爲其所忤

安處順字順之號思齋卯判書瑮任官弘文博士與靜庵沖庵相推重己卯後絶意進宦

睦世秤字公達號玄軒己卯被選入試不對禍作後不復擧業與

甲命仁安處誠詩酒自娛。子彥

安璜精於性理尤通醫術見重一世縉紳之士與之交遊同輩嫉之如仇。思齋摭言曰大憲李沆以璜交結黨人拿鞫杖流而殞人皆惜之希鶴金公以技術高世卒見禍殃爭名相圖在士流猶然況在他技璜之死無怪哉。言行錄曰朴太醫世舉從己卯士流向孝直公極誠事之己卯後歲時必謁門外其宅廊將毁亦圖庇蓋之惜乎人見惡於人終至敗惜哉

己卯賢良科榜

一等一人掌令金湜　二等一人佐郎趙祐　三等二十六人

佐郎李延慶灘叟　生員安處謹　進士金明胤　生員安珽

進士安處謙　生員權碩　進士申潛 靈川子　正郎鄭沆
佐郎閔懷賢 一齋　幼學安處誠　持平朴薫　進士金銖
幼學申遵美　參奉金神童　參奉方貴溫　進士姜濦 癸亭
生員柳貞　生員朴公達　直長金大有 三足堂　幼學李阜 杏園
幼學都衡 杏亭　正郎宋好智　縣監閔世貞　直長金顯
進士慶世仁 敬齋　進士李翎

己卯辛巳士禍伸雪事實○癸巳冬夜對檢討官具壽聃奏曰頃自士林不識時宜事多過中是以罪之士類頹阻無復餘地李後慶曰近來小學近思錄爲世大禁若讀此書指爲己卯黨其人雖罪其書何罪也因言安處謙獄多濫　上即命䟽釋○辛丑

生員李世銘疏戊戌以來賢士屢敗至於 聖朝士氣稍蘇黨禍
又起小人勃横一時名士盡誣爲奸黨竄斥殆盡今若釋用廢居
可扶士氣也 上命謄書還入 癸卯副學柳辰同等疏己卯二士
信 殿下好善之誠倡小學之教萋菲一織打盡士林並與其書
而詆毀之如宋朝僞學之禁 上曰豈可以己卯人而廢之乎近來士習
不如前莫不憂歎 甲辰參贊官宋世珩言己卯人過激誤事非
本心趙光祖最賢他人幾皆復官獨光祖尚未復士林痛惜矣
上首肯良久 乙巳 仁宗嗣位太學士朴謹等三上疏訟趙光祖等
寃批曰辭意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夏教曰前者金湜籍産
衆議未便令當大霈宜改其律 秋 上疾大漸教曰趙光祖事

予常不忘于懷 先王所未許故不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爵
賢良科亦還復收用。明宗嗣位命盡滌己卯諸人等罪名遵
大行王遺旨也時薦擧科罷已二十七年矣人多擯死存者已老直
敍六品職以李阜爲兵郎金大有柳貞金題安珽爲典籍金神童
金銖爲主簿。忠順堂士禍又起尹元衡等復罷賢良科。宣祖
初年執義奇大升啓曰 中宗圖治當時趙光祖取重士流削靖國
功濫錄者南袞沈貞等以此謂光祖圖不軌或置之死或黜或竄
中廟末年始知其寃或宥或用先王初年小人媒孽以謂倡起己卯
之習論以浮薄律以亂逆宋麟壽丁熿柳希春等是也乙巳以後
更無言是非者矣。戊辰知中樞李滉曰趙光祖與金淨金湜

奇遵韓忠等協心同力以小學教人且欲舉呂氏鄉約四方風動
舊臣見擯者搆成罔極之禍南袞之罪上通于天為奪袞贈光祖追
罪南袞是非可明矣 上從之命更復賢良科 已上國朝寶鑑 ○東閣雜記曰
己卯之禍南袞為謀主而得保首領輿情益憤今 上 宣祖 初白仁傑啓
於經席玉堂上劄 上聞于大臣追奪其爵靜庵先生贈領相尊
賢討惡之典行於四紀之後士論快之 ○象村稿曰己卯之禍至癸
巳稍解丁酉益解 仁廟即位而大解 仁廟薨而未盡伸至
穆陵初載始廣霈伸枉之典袞自削職靜庵以下廢棄襃贈蓋
追奪其爵矣其所誅棄皆泉壤噫其悲矣

朝野輯要卷之三

中宗大王

甲辰竄金安老辛卯召還乙黨籍錄曰金安老子禧尚 仁廟妹封延城尉安老驟陞甲申以吏判專權政府大臣劾其罪遠竄後因公主移配豐德或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己卯人之意交歡兩沈者蓋沈彥光彥慶兄弟欲引用己卯人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款然後便其黨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須安老爲羽翼彥光等隨聲和附獨司諫李彥迪曰觀其行事真小人若得志誤國必矣彥光乃言彥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罷之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 朝廷有收用黨人議先赦流配人惟金絿朴薰生存蒙放安老嗾金謹

君折其公論而廢錮之有甚於前日丙辰丁巳錄曰辛卯安老始自
謫中來先延李復古迪朴彥胄紹等靜容任權亦被斥遂盖
以骨鯁憚之也又曰庚寅辛卯間群小以輔翼東宮為名金安老
在謫陰為之主及自還日漸大橫左相李荇初為援引後悔之寧
六曹皆甚罪叔文曰任權小人無恥必勝乃已況無可恃乎先君樞任曰吾
意如此已而諸賢果敗〇君容而撲言曰顯叔用事鄭文翼公論
嶺南李相擇之亦謫閒而顯叔貽書曰觀朝廷意不必相借莫
如早自決鄭相曰有命彼烏能害我哉畧不動念擇之即放飭
成庭卯卒
李荇字擇之號容齋而知敦寧明晨曾孫蓮軒宜茂子官左

相典文衡謚文定○野言曰李荇以大諫與權敏手論沖菴訥齋復慎
妃疏指爲邪論己卯以南袞薦典文初與金安老相善竟爲所陷謫卒
士論多不快○燕山朝爭廢妃尹氏追崇事咸安君爲奴 中廟召還薦
歷清要詔使唐皐見其詩稱爲吟壇老將嘗築室南山青鶴
洞号青鶴道人氣度豁然性又清檢所著南遊錄和南岳唱酬行于
世○蓮軒宜茂三魁歷要五子登科曰芑左相曰苑觀察使曰菤曰
荅武鄭度使容齋其第二也容齋子元祿登科官正郎乙巳儒賢曾
孫安訥庚寅遼東民人潛住于新島即呈文都司乞行搜括捕獲
辛卯遼東民人又住種於威化島癸巳遼東人五百餘名復來威化島
住接耕種移咨都司乞禁差官到京立禁標石庚子遼東人王

中等又來義州造山坪耕種移咨湯站拿治其罪甲辰福建下海人
李王乞等共三十九人被獲於忠清道乙巳福建人顏容等三起共
六百十三人被獲於全羅道并移咨都司押付湯站奏解奏聞于
帝勅賜表緞銀兩等物又於　明宗丙午福建下海人馮叔等四起
共三百四十一人被獲於全羅道依先例押赴湯站移咨都司
是年冬大憲金謹思權輗等啓沈貞專權恣行以金克福許沆結
為死友自克福沆見斥懷憎自危適值棫世昌論思地陰嗾世昌
劾安老云云世昌怵於領命竟誣服而貞及世昌并竄之此皆金
安老倡輔東宮假托沈貞實濟其惡副學棫世昌劾安老
安老密嗾金謹思反誣世昌附貞云而劾世昌及至安老伏辜

後世昌白還

先是丁亥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嵋及沈貞等死時東宮近處有
灼鼠詛呪事且作假畫像懸未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
指朴嬪所爲 上命鞫宮人廢朴氏爲庶人母子俱謫尙州己巳賜朴嬪
及子福城君嵋死而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杖殞光州尉金
仁鏡竄外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者多金安老主張
鍛鍊因以擠陷其平昔有憾二人○野言別集曰沈貞之死皆以爲
金安老殺之也安老果有力焉　中廟必殺之又杖殺其子則豈獨安
老之所能爲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注謂貞曰東宮灼鼠之變慘矣
貞遂以此說白於 上朴氏之禍始於此朴氏未廢之前豈不譖貞必欲

殺之也及安老勢成論殺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由於安老而殊不知
貞實倡之也此乃　中廟必常蓄殺貞之心而特因其機發也
壬辰東宮火野史曰世子仁宗正衣冠帶坐椅使左右侍御皆出唯小宦挽
衣呼泣請出答曰不可蓋　聖意欲傳位於小弟明宗故將以燒死為定
時　中廟熟寢適寤驚遑跳至東宮知世子不出大廈摧折於火
光中聲如霹靂呼曰億命億命仁宗小諱世子始知燒變非　上命挾小宦
飛跳烈火中蓋不知誰氏所禍也文定王后勒移罪於朴淑儀而嫡
之一女放逐閭閻絕骨肉恩乙翌年臺廳又懸假像掛木尼書逆言
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濩啓以洪礪餘黨又試前日事欲藍明前
事　上命招三公兩司謂曰前者洪哥自服我書而死此筆劃與

前無異宣死者更來書等左右或言同或言不同 上曰此與匿名書
無異燒破則朝廷自靖矣領府事鄭光弼曰大獄不可數興燒破
之教至當云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思含糊請上自斷
禮判金安老曰書體前不同大憲沈彥光曰自上以書體相似起疑
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人必揣以前事為慮矣福城兩翁主洪礪定
罪皆自 聖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為疑動此必朴氏及兩翁
主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疑前獄也大諫尚震曰兩翁主皆在
都下若使歸鄉則禍稍息矣無擇曰必窮推後已 上只令懸
賞購捕而金仁鏡妻使從往夫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彥光震
等合啓請鞫不允玉堂權輗南世達許沆洪暹等論鄭光弼交

結朴氏救護洪礪云云野史曰鄭光弼前後所啓具得大臣之體時
言者皆安老之黨攻之甚力盖光弼在朝寅畏群邪之所忌也時光
弼放歸田里安老猶未快 至丁酉嗾臺官以禧陵揔護使 時事
論竄○後郡守李若水上疏請爲魯山燕山立後論嵋冤罪狀未
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傳曰此三事拘於忌諱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
也若水此論扶植綱常之道領相尹殷輔等啓以恐難輕議大
憲柳仁淑大諫愼居寬等 請拿鞫弘文館救免○野史仁廟幼
時朴嬪挾妖術 謀危事覺竄死并其子嵋 仁廟及長始知
之上疏訟冤 中廟感而從之復其爵其疏曰往者嵋之事臣年幼
未能詳知然其禍之慘不忍言妖蘗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而

知之竄亂在商亦云過矣厥後大獄屢興毋子相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處
故之極古所罕聞云云　嵋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無異二公翁主年少女子
不與其事明矣屬籍亦絶思之及此不覺淚滴由臣一身兄弟之變
如此孟子有言曰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乎此臣平日痛悼者也臣侍
東宮而使二妹一侄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惻然之心並
切于中云云○東平感異篇曰白沙相公少時就友人家肄業隣
告少女日日来仰視公一日大雨公獨坐女復来仰視公怪問之女曰見本
丞人有所憑神歆謁郎君公曰與之俱来至夜雨止月微明女神至矣
開户視之少年貌如玉雪眉目如畫藍布紅帶冉冉而来公屣出
迎揖讓而入問曰幽顯路殊何爲欲相見神噓嘻曰我王子福撳君

也遭禍抱冤欲聞世間公議如何而凡人神魂孱弱無能接我者
公雖年少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且言足徵信故願求一言之教公曰
仲雪久矣豈不聞乎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出於親親之義所欲聞
者公議也公俱道世人所以哀憐其至冤者神悵然行下曰信然者
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亟進果數品遂辭去公出送之數步而滅
公以近誣終身不言晩年北謫始爲李公安訥言
癸巳有匿名書粘鍾樓亦金安老蔡無擇許沆之惡其書中擇
字用御諱沆字作杭皆無君之心也時沈貞生死未久識者指貞
子思順所爲下獄捜書以憑筆跡冊面有登南山放糞詩一聯
雷雨撒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上怒而刑訊死

丙辰丁巳錄曰丙申年間有人題詩葛洸壁曰羣小滿朝誣太平
此身端合早歸耕愛君不敢輕休退苦受鼓蚩奄褱鳴此必在朝
不同志者作也安老謹刑峻法以待異己粉袍緇髡亦被其害惴恐
莫敢議之而乃有此人大書特書人心之不可誣也如此越明年三逮
竄死。陳壯元字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以誹謗論死臨死
吟一絶曰漠漠皇天不我明浮雲流水奈吾生平生抱志無人識獨得
清朝寬罪名李公惻瀾陳同年友也陳就刑李獨持酒飲陳抱
市痛哭而別。黃士祐附安老爲吏判貪濁受賂賣爵家前別
別起馬廐皆啓廐門及朝檢則馬之繫鞋題名者日不下五六云。忠
州金漑以富擅名屢擬蔭調　中廟批曰金漑雖富何數數首擬

手銓官大慚不敢復住久之特除別坐 上之抑揚如此乙時有告童
蒙教官率子弟將起兵叛者命捕之自勝冠至十歲以上百餘
人禁府拮拮之不足以蔓索繫頸坐之鍾樓下鄭林塘惟吉年十
歲亦在其中其祖文翼公光弼亦待命 上按之羣兒上南山脫衣為
旗折枝為鎗為習陣戲并無他遂反坐之時告變反坐者相繼
猶不止乙巳思齋摭言曰逆人柳世昌謀欲邀功受賞取鄉里小兒
相與雜戲錄姓名為作契狀謀會于家飲博賭取老人衣回來
日備酒饌退衣去皆令散去潛書各人姓名謀逆事剮衣領納之
還令縫習依約還其衣 翌日上變皆拿鞫世昌供請開衣領縫
見之果有書錄無辭取服數十人伏誅杖死者多其數十人年甫

十五六乳蝨瘇蒲頭爲所誑誘被誅聞者寃之吾家表從兄皆愚不辨菽麥與世昌適對門亦爲所誘被誅故余詳其由 先是墓菴舘立兩柱紅木門謂之返詔門 金安老建議作一間門覆青瓦額曰返詔門 後至己亥天使薛廷龍曰所返有詔有勑有賞賜 名以返詔偏矣 遂屬返恩門三字使揭之

丁酉冬三凶伏誅 野言曰安老與許沆蔡無擇締結作威福人目之三凶擧朝患之 參判尹安仁文定王后之從父也 密謀去之 秘啓於 后曰安老謀不利於妃 妃大懼之後 上至注 上怪問之 以安老謀告之 上震怒欲誅之 畏其權 以密旨付安仁圖之 安仁往大憲梁淵家以密旨示之 淵與大諫黃憲共議劾之 猶恨其不消納 以啓曰以

執義爲承旨比其左契也約既定一會于中學是日執義蔡洛除承
旨而去洛無擇之堂叔也淵等意大安一晳鄭允命寵尋賜死一說
云一日 上謂刑判尹任曰卿欲廢中宮云然否任對曰此必金安老之計
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東宮爲言先起獄事措陷諸人
安老不去則此禍不止請亟除之 上曰非京無可圖者任鄭見梁淵傳
內間旨意與大諫黃憲發啓鄭允云蔡洛嘗論安老袖彈文畏不
敢發及安老之敗洛亦例削職○三凶既死三公尹殷輔柳溥洪彥弼
等請告廟陳賀梁淵等賞加資放還任權鄭光弼李彥迪諸
人○野史曰梁淵等處耳目之列豈不知安老之奸爲事合與因城
晩得內旨乃論奏是承傳奉行不可謂稱其職也况大臣等處位

難免同事之罪及其一敗乃反稱慶其情態可羞也○請斬三臣縉紳
疏畧曰安老在北時朱溪君深源一見其文知其爲小人其妻姬李
籽嘗指爲寒泥至於 上國使一見其貌輒比妖草安老之奸孰
不知之不知者獨 殿下耳流則淫烝婦翁有子之妾至出穢德無
擇則睥睨朝廷誣罔士林以成安老之勢者實二人也
金安老字頤叔號希樂堂訢子也丰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
之如冠玉貌所著衣無一摺痕但擧眼時妖態可掬識者知其爲
奸人賜死時令宣傳官羅卒圍其第押送配所至尊院賜死
先是安老家有小禮 上必宣醞是日安老子禔將娶賓客填堂
日旣晚內醞不宣安老心怪之忽有飛鳥攫安老紗帽轉於庭

俄而金吾郎至賓客蒼黃逃去安老就捕合禔連継曰過今日人
誰其我婚者安老必時推命于中朝卜者書曰極富貴但死於葛
葛院其意至今驗又云卜書一句曰黃閣逢牛歌葛院逢竄休至
是尹安仁叢劾錫薬都事子生人云乙鵝城雜記曰蔡判書紹權
於安老為妻弟其安老不相能蔡一日借朝衣於其妹班禮畢還其衣
安老見徽揩痕問其由家人以實對執意然裂其衣及安老敗
蔡以不隨志於安老獨免禍只罷職許沆尚友堂孫也陰崖集
曰沆嘗於筵席垂涕曰臣許琛之孫也誓不負國甚矣小人情態
也韓忠獻不獨有作胄也
蔡無擇　也丙辰丁巳錄曰朴同諫彥胄庚午年與同僚議

去安老約以明日啓之時權覘爲大諫蔡無擇爲正言叔文權覘曰君之
同席皆可信乎彥冑愕然初不如無擇其黨也卽注大諫家謀逐
正言正言先已到權家心旣爲一矣翌日彥冑敗
戊戌 上忽降內禪之旨世子固辭乃止野言曰尹任世子之內舅尹
元衡王妃之弟各有所主互相詆訐及是 上忽下禪旨世子涕泣
固辭蓋內間事可知而世子有聖德至孝故得以保全○野言
別集曰丁酉朝廷之間始有大小尹之說羣小傅會朋黨李芑鄭
順朋林百齡崔漢輔之徒締結元衡兄弟搖動中廟多有易
樹之意時柳灌以經幄重臣大言折之元衡之黨不得逞其謀
遂成仇隙云

甲辰正月初七日夜東宮大世子貴人鄭氏(松江之妹)奔入東宮盡出書籍一
日貴人侍東宮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階間聲如雷震宮人皆俯
伏東宮伏閉窓無人貴人徐起扃之東宮益加敬重之先是安
老托以羽翼東宮奏放元衡等後安老以謀傾中宮罪死而元
衡還朝與尹任詆訐蜚語漸騰至是東宮有災人藉藉指為元
衡大諫李霖劄語太露識者憂之是年日色深黃所照物皆
黃樓有白氣圓如日形移時滅十一月十五日 上昇遐廟號時教曰
父王撥亂反正宗社乂安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回啓宋高宗廟
號稱祖光堯以為漢光武以靖王之後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
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宗不當稱祖云我世廟之稱祖以中興而以第

繼兄之故也大行大王雖中興直繼成廟之統稱祖未穩○葬靖陵初
葬高陽與禧陵同塋 明宗朝壬戌妖僧普雨爲報恩寺住持
欲移陵寢于寺側以固寺勢乃誑惑文定謂宣陵近處有吉地元
衡逢迎慈旨大臣安玹等依阿遂遷于漢濱卑濕之地人皆憤惋
○芝峯雜說曰世傳遷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莫不聞之翌年
順懷世子卒越二年文定昇遐又二年 明廟昇遐人謂遷之咎物議
皆欲更遷而以再遷爲難而止之至壬辰被倭掘發臣民之痛尚忍
言哉○寶鑑曰中宗時葬章敬王后于廣州獻陵右岡金安老欲擠
鄭光弼罪以爲新陵有水石廼改葬于高陽卽禧陵也中宗昇遐
遂奉厝于禧陵 至是奉遷中宗于宣陵東岡 章敬仍奉禧陵如

舊○寶鑑又曰中宗嘗行朔祭于孝敬殿教曰學 先后謂予曰欲嘗
蔓菁湯驚悟問之蔓菁湯久不用於祭奠云自今供進宮中稱
誠孝所感

中宗朝

相臣錄

朴元宗 字伯胤仲善子史試起復圻伯靖國元勳謚武烈武領

成希顏 字愚翁謚忠定 領

鄭光弼 字士勛謚文翼 領

申用漑 字漑之号樂亭叔舟孫謚文靖 左

南袞 字士華号止亭重暲 追奪 領

李惟清 字直哉謚恭褊與袞同日拜 左

沈貞 字貞之号逍遙堂膺子與袞同奸辭連朴嬪獄賜死 領

張順孫 字子法附安老 追奪後叙 領

金謹思 字明仲附安老 削出 領

尹殷輔 字商卿與安老謹思諸竄 元衡謚靖成 領

洪彦弼 字士美号默齋燕山時謫明宗朝 叅僞勳乙杖謚文禧 領

尹仁鏡 字鏡之謚孝成 明宗朝 叅僞勳 領

柳順汀 字智翁謚文定文魁 征倭都元帥 領

宋軼 字可中謚肅靖 領

金應箕 字伯春謚文戴 左

安瑭 字彦玉謚貞愍稽後孫辛巳禍 左

金詮 字仲倫 号懶軒 謚忠定 己卯士禍日入相 右

金安老 字頤叔 号希樂堂 詮侄 初為臺逐被謫 後因李荇沈彥光 拔入 復用事 賜死 左

權鈞 字正卿 謚忠成 士禍後 超府入相 右

柳溥 字彥博 順汀侄 安老敗後 復相 被論 遞 左

李荇 字擇之 号容齋 謚文靖 初坐朴誾杖流 後附安老 竟為安老構謫卒 右

金克誠 字誠之 号蘿軒 為安老搆竄 安老敗後入相 謚忠貞 右

韓效元 字元之 号梧溪 附安老驟陞 謚章成 領

文衡錄

南袞 李荇 金安老 并見上相臣錄

蘇世讓 字彥謙 号退休堂 贊成

金安國 字國卿 号慕齋 贊成 謚文敬 己卯名賢

成世昌 見仁廟朝相臣錄

湖堂錄 自燕山甲子廢此制 書堂為宮人所占 中宗復舊規 初於寓於古淨業院 乙亥卜基於東湖月松庵西麓 卽湖堂也

李長坤 字希剛 号琴齋 生壯 贊成 己卯名臣

崔世節 字介之 文壯 戶叅

李耔 字次野 号陰崖 大諫禮堅子 牧隱玄孫 文壯 叅贊 謚文懿 己卯名賢

金淨 字元冲 号冲庵 文壯 刑判 己卯禍 謚文簡

成世昌 見仁宗相臣錄

閔壽千 字耆叟重試大成

蘇世讓 見上文衡錄

黃汝獻 字獻之號樹村府使

蔡忱 字仲孚太憲

韓忠 字恕卿號松齋文壯承旨辛巳禍

尹自任 字仲耕承旨己卯竄

沈彥光 字士炯號漁村吏判引進安老

鄭膺 字膺之號素堂典翰己卯謫

李若水 字喜初明宗丁未禍 主壯元

南趎 字季膺典籍忤袞不達夭

趙光祖 字孝直號靜庵大憲己卯禍從祀文廟

李忠楗 字子安吏佐辛巳謫卒

具壽福 字伯凝號丹庵吏正己卯罷

尹衢 字亨仲號橘亭司成善道曾祖

沈思順 字宜仲承旨辛卯杖死貞子

尹豐亨 字徽仲号松月庵江監

許伯琦 字汝珍号浩齋監司

宋麟壽 字眉叟号圭庵大憲贈吏判諡文忠丁未禍

朴洪鱗 字子大憲

許磁 字南仲號東崖晉城初與百齡同事後悔穆曾祖

崔演 字演之判書諡文襄號艮齋有安容文章附元衡

洪春卿 字明仲號石壁重壯監司

趙士秀 字季任號松岡吏判諡文貞

洪暹

鄭惟吉 并見宣祖相臣錄

金祺 字子綏佐模安老子

李滉 見明宗文衡錄

吳祥 字祥之吏判

金安國 見上文衡錄

柳雲 字從龍號恒齋大憲諡文敬己卯名賢

金安老

洪彥弼 見上相臣錄

魚永濬 字彥深舍人

沈義 字義之號大觀齋○貞弟斥衰爲士人件見上旨

金正國 字國弼號思齋文壯禮忝安國弟己卯名賢

鄭士龍 見明宗文衡錄

李膂 字蹟哉文壯佐模胥弟

申光漢 見仁宗文衡錄

金絿 字大柔號自菴生壯副己卯禍

崔山斗 字景仰號新齋舍人己卯謫

朴世熹 字而晦號道深齋

柳成春 字天章号懶齋吏佐

洪叙疇 字道源監司

奇遵 字敬仲号服齋應教辛巳禍

周世鵬 字景叔号慎齋户叅首納書院

張玉 字子剛文壯判校丁酉号柳亭子雲翼孫辮杖流

許沆 字清仲吏叅安老賜死附

黄孝獻 字叔貢吏叅

嚴昕 字啓昭号十省典翰

梁彭孫 字大春校理己卯削

羅世纘 字丕承号松齋大憲言奸相用事為安老所斥

權雲 字山龍校理

李希曽 字魯翁修撰

朴忠元 見明宗文衡録

任説 字君遇号竹崖重試判尹孫章衮

林百齡 字仁順号槐馬府院乙巳奸

丁應斗 字樞卿贊成

宋純 字守初号俛仰亭判中回榜宴九十一卒

宋麒壽 字台叟号秋坡吏判應溉父

閔齊仁 字希仲号立岩贊成

李承孝 字子述正言

林亨秀 字士遂號錦湖 牧使丁未禍　南應龍 字景霖號三樂堂參議弟應雲 號菊窓文武俱魁禮參孫以信以恭以雄

尹仁恕 字士推號打乖 戶參　尹鉉 字子用號菊澗弼相曾孫 文壯戶判

李洪男 字士重號汲古齋 工參告弟洪流　李瑅 字叔久號 靜存齋

柳希春 字仁仲號眉岩 資憲謚文節　閔箕 盧守愼 并見宣祖 相臣錄

金澍 字景霖號寓菴文壯 禮參花山君　閔起文 字叔道號櫟菴 監司

朴承任 字重甫號嘯皐 監司　尹希聖 字眉吾文壯 吏正

金麟厚 字厚之號河西校理 賓天哭故不仕 仁宗　李元祿 字延綏工議

清白錄

崔命昌 字汝愼號松石又 三桑堂禮參　權瓚 字叔玉典翰

金珹 字 工判　曺致虞 字 府使

吳士翰 字 北兵使 宋欽 年九十二 字欽之 號知止 判中 諡孝憲

韓亨允 字信卿 刑判 申公濟 字希仁 吏判 未舟

金楊震 字伯起 號盧白堂 工判 金詮 見上相臣錄

姜叔突 字 吏議 曾孫碩期 李善長 字 郡守

柳軒 字大興 大諫

勳臣錄

丙寅 秉忠奮義決策翊運靖國功臣一百七人 及正和△辛允武朴承文和錄 二等罷死削

一等五人

朴元宗 成希顏 柳順汀 并見上相臣錄 張珽 河原君 武 謚貞憲

洪景舟 字濟翁 南陽君 豐城 謚度弘

二等十三人

沈順經 青城君 武右尹　　雲水君 孝誠 定宗曾孫

崔漢洪 鷄林君 武知中　　邊修 原川君 武

曺繼商 昌寧君 贊成 謚忠貞　　尹衡老 鈴陽君 右尹

金勘 見燕山文衡錄　　柳洵 金壽童 并見燕山相臣錄

李季男 平原君 蔭 吏判 謚襄平　　雲山君 誡 世宗曾孫 敬輿五代祖

具壽永 綾川君 蔭 知樞　　德津君 太溓 世祖曾孫

三等三十一人　　高守謙 開城君 武 郡守

沈亨 豐昌君 武 嘉靖　　柳繼宗 青陽君 武 兵使

柳世雄 興陽君 武 嘉靖　　黃坦 長原君 武

尹士眞 瑞原君 武　　李藻 河原君 武 堂上

李軾 梁山君 武　閔懷蔎 驪城君 力士

閔懷昌 驪興君 力士　許磔 陽山君

張温 丹陽君　具賢輝 綾城君 力士

白壽長 貞海君 力士　李克匡 文川君

金友曾 清平君 初被論未封後封 贈兵判　申浚 見成宗朝佐理勳錄

鄭眉壽 海平府院君 贊成 謚昭平 文宗外孫　朴楗 字子健 密原府院君 贊成 謚恭簡 仲堪子

宋軼 見上相臣錄　姜渾 晉川君 判樞 謚文簡

韓恂 西原君 知敦寧 謚襄平 伯倫子　李蓀 漢山君 贊成 謚胡簡

柳涇 高興君 武　金壽卿 永安君 壽童弟

鄭允謙 清溪君 武 兵使 宋英死 元衡妾父　金敬義 支山君

李蒧 海豐君武

沈貞 見上相臣錄

尹陽老 坡川君武崇政 貞顯王后弟

四等五十八人

卞儁 草溪君

邊士謙 原陽君

成希雍 昌城君希顏弟

柳濴 青陽君順汀姪

朴而儉 順城君錫命曾孫

韓叔昌 西平君

辛允文 寧城君

尹衡 南原君重試

姜瀢 永善君

洪景霖 益原君判書 景舟弟

柳應龍 文原君史官洵子

尹金孫 坡城君

申壽麟 平原君

尹垣 鈴平君崇政

韓世昌 西原君

趙世勛 豐陽君追封曾孫珩 玄孫相愚

尹汝弼 坡原府院士的孫朴元宗妹夫中宗國舅
李孟友 固城君

李宗義 咸平君 木使
安賢君 咸同 宗室

李翰元 金城君
許礦 高陽君 琛子

李蔓 遼山君 順汀螺侄
柳泓 晉山君 順汀子

趙元倫 慶川君
成慄 昌城君 希顏子

閔孝曾 驪平府院贊成
金瑄 咸原君

金克成 見上相臣錄
朴永昌 大嶺君 永文兄

黃孟獻 長原君 判尹
張漢公 永山君

李世應 字公輔 号安齋 咸安君 君尹瓛 襄簡
成夢井 夏山君 判食舘 死 字應卿 号揚菴 聃年子

韓斯文 西川君 陰工判 諡恭簡 繼禧子
金任 鷄城君

遂安君諱 宗室　曺繼殷 昌山君繼商兄

李成彥 漢平君文兵使　朴而溫 昇平君錫命曾孫

尹熙平 海陽君武判尹　辛殷尹 鷲山君

李敞 平川君　康允熙 信川君袞庶子

蔡壽 見成宗書堂錄　崔有井 吉城君

文致 文原君宦　禹鼎 禮安君

金繼恭 嘉平君宦　徐敬生 峯城君

金銀 公山君宦　金叔孫 興安君宦

權鈞 見上相臣錄　任元山 保安君宦

金碱 豊陽君礩弟　金俊孫 鷲山君知中

李坤 延城君　潘佑亨 岐城君大憲

丁卯推忠保社佑世定難功臣 誣告李顆伏誅錄盧永孫等二十人因臺啓幷削只錄永孫

盧永孫 光原君虞薛子

廟庭配享

朴元宗 成希顏 柳順汀 鄭光弼 幷見上相臣錄

科錄

金安老等十七人 陳植十三人 柳沃等三十三人 金凈等三十三人 權晟等三人 金正國等十八人 李萴等三十三人 姜台壽等十三人

補遺

李瑀 字明仲號松齋退溪叔戶判禮安院　宋世琳 號醉隱校理

魚得江 字子游 号灌圃 又渾沌主人 叟
甲從孫 善詠諧 昏朝不仕 史稱大諫不起

柳景深 号龜村 平監

李楨 字剛而 号龜岩 圭菴門人
副提學 晋州院

趙仁奎 号窩菴 參判 有集

黃俊良 号錦溪 退溪門人 牧使
新寧 豊基院

宋世良 号星岩 子麟壽

柳泗 号雪江 又洗耿亭
府使

鄭大年 号思庵 贊成 謚惠定

宋寅 字明仲 号頤庵 礪城尉 中宗
駙馬 南袞外孫 禮提學 善書

琴蘭秀 号惺惺齋 退溪門人
翊衛 禮安院

金彭齡 号松亭 監司 沃川祀

金希壽 号憺然齋 監司 子曾号東
皐 三司 善書

尹玉 号東里 慕齋門人
刑參 外孫李楨

李龠 字有秋 号松崖 牧隱玄孫
文學 鎮川院

安珽 號竹窓 善書畫 與退溪
酬唱

羅安世 号達溪 校理 金提祠

柳辰仝 号竹堂 判書

趙振 号農岩 退溪門人 逸
工判 有迎鳳堂記

金就成 号真樂堂 松堂門人 處士
高靈 善山院

洪仁祐 号耻齋 花潭 退溪門人 進士
憂敎 辛子迪進

李德弘 号艮齋 退溪門人 縣監 恭仁陵

韓景琦 号香雪堂 菴副正

梁大樸 号清溪 學官 善詩有集 庶子慶遇 号霽湖 縣令

魚叔權 号也足堂 左相世謙庶孫 學官 著攷事撮要 稗官雜記

魚無迹 号浪仙 金海官奴 以詩譏倅 倅欲捕 逃去 竟歿

朴世茂 号逍遙堂 官正 著童蒙先習 孫知誠

沈光彥 字大卿 号芝村 忘憂亭墻 孫 判書 謚胡安 子三濱三淳之濩

朝野輯要 卷之六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 中宗第一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 誕降于景福宮庚辰封世子甲辰十一月二十日卽位于昌慶宮明政殿乙巳七月一日昇遐于景福宮清讌樓在位八朔壽三十一皇明賜謚榮靖 孝陵 高陽禧陵 西岡艮坐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僉樞贈領相錦城府院君墉女正德甲戌 誕降嘉靖甲申封 世子嬪甲辰封 王妃明宗丁未上尊號恭懿萬曆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昇遐于景福宮壽六十四無育 孝陵 大王陵 同岡

甲辰十一月二十日上卽位初章敬以乙亥二月二十六日誕上而三月

二日昇遐臨薨啓于 中廟曰上年娠此兒時夢神人自天授一
佳兒語以明年三月當生人世須名以億命慎無忘也覺
而異之即操筆以識億命二字某閣内茶幾牕額上察
之言訖而賓天 中廟親往審字畫宛然小名以此己卯
中廟御思政殿上方爲元子補養官南袞趙光祖入侍上
方五歲以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拱對案嶷然如老成人
讀小學如流聲音仁厚史官竊視之 天顏喜容不裁
庚辰封世子時年六歲甲辰 中廟疾漸晝夜侍疾粥飲
都廢形瘠面黑左右無不泣下及昇遐散髮跣足卧于庭
下水漿不入口大臣以遺命奉國寶權署號哭不受至翌

輒哭在廷莫不摧痛既葬猶不離喪次逐日問安昌德宮
文定所處文定喪服 抱大君明宗 終日伏庭而泣曰吾母子命
懸於大君願焉生哥上相痛哭曰生不如死以此疾轉篤終至大漸
沖庵集曰尹任托以保護東宮結安老安老敗後尹元衡宣
言任謀危中宮以及大君文定疑懼 中廟亦憂之未幾昇遐
仁廟嗣位奉慈殿極其孝慈殿猶疑惡任至謂寡女弱子
終難保全 仁廟俯伏露地慰釋甚至然後稍安然 仁廟由
是憂慮成疾此輩之罪可勝誅哉
六月二十七日雷震慶會樓柱裏鐵披裂上問雷震何處恐
慈殿驚動亟遣内侍問安上疾痛六月思栗還江一栗未[illegible]

熟進御人皆罷之 太學生朴謹等上疏請復趙光祖金淨
奇遵等職上手書答曰爾等居首善地辭懇義直所學之
正何以加此哉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不從有意存焉太
學公論所在是非之正自有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矣至於定
是非非諸生事也姑退而俟之諸生感泣退 兩司駁左相洪彥弼
逢迎慈殿以大君疾瘵可廢大行王之祭又勸以妖尼出入於
殯殿累啓不允答曰累日執論甚義有在然不敢父之臣非
有甚罪此人居相位今七八年 先王寵遇終始一視遽歸其職則
恐乖不改父之義大失待耆舊之道予不忍輕改焉
洪彥弼字子美邑卿人 泂子 中宗甲子登第官領相 明宗

己酉卒諡文僖　燕山時追錮前日言事人子孫公坐謫珍島反
正蒙放明年以甲子覆試赴殿試己卯將被重譴賴大臣卞白免累
轉拜贊成子暹忤安老等三凶構幾死公坐罷丁酉入相戊申賜几
杖　公家法嚴正子暹時爲判書非着衣則不敢謁賓客之來使判
書接待則布衣儉素言貌恭遜初見之人不知爲判書　判書嘗乘
軺軒公卽招嚴責曰吾方居相位汝又判書恒懼盛滿汝何敢乘
軺非一家之福也因使判書乘軺周匝於庭中判書惶恐不敢
復乘軺其謹愼如此暹爲承旨時猶必日課所讀書子壻雖
通顯無使門屛悉去呵辟而後進　洪耻齋日錄曰先生於己
卯人累欲救宥洪輒防沮其惡如何哉乙巳被駁不免寘之合

侍元老之道而綸音中自有驚破邪膽者蘇齋日記公本懦弱
見害必避徒以博覽自負不喜儒者疾靜庵如仇謀以避
嫌為靜庵內外兄弟也且沮其伸雪之路然其家謹於簡視貪濁則有間釋
官雜記曰時有呈駕前上書訴冤者上命抬入作文人刑判尹
任啓曰自古未有抬入作文人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示其冤訟
官遺命不入可乎任曰其作文在全羅道上命三懸鈴取來纔到而
上疾篤未及覽惜哉人之有冤抑而不伸不聽防啓懸鈴而
來上之斷矣乙巳七月初一日上昇遐是年太白晝見熒惑犯鉤
鈴至是上有疾顧命傳位於慶原大君親自作書以遺大臣
尹仁鏡柳灌等請承傳教入內對上尚冠帶下床未語

而小玉音瑩在唯曰予無嫡嗣以弟慶原大君入承大統父王山
陵纔畢予又逝墓制如士大夫喪使民無再勞苦也予未終孝
予死必葬於瑩域則以終予志光祖事予實不忘恐添於三
年毋改之義姑待後日予疾今不可為也其復趙光祖金淨官
職復賢良科事據承傳語已滋微史官不能記蓋為民德之
之意也野言別集曰 仁廟自在春宮已知己卯諸賢之冤即祚
之初非不欲首先復官復科而恐違三年無改之義隱忍不發
不幸遘疾乃於奄奄之際特命復官復科大聖人處置千載
之下可以嗚咽而賊臣輩指為尹任等欲収人心之舉欺天
欺民孰甚於此 上在位二年寔七閏月深山窮谷莫不悲慕

群臣痛哭一聲自發於都城未半日到義州東萊云蘇齋
輓詩廟表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冠圖不見社稷歎無言
天靳逾年壽人含萬世冤春坊舊僚屬惟有右司存文
詩三年短制心嫌漢五月居廬裡過朦蓋記實也鵝城
雜記曰 仁宗初即位華使見之語離半曰南王聖人南國
小國不相稱也亦不為久為南君南等實無禄也 文定欲以
翼月葬臣下莫之敢言丁遊軒熿以兵郎抗疏今擅宮未乾
無故渴葬云不吉尹潔繼疏曰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 儒臣辛
百齡等亦疏極論渴葬之非曰翌日龍襲五日斂乃古禮也
曾在喪初廟堂皆從行國鑿也以斂三餘習也然鑿斂

猶可諱也渴葬何也　東閣記曰李芑言　仁宗未逾年
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　仁宗爲媚悅之計未五月而葬用芑
渴葬議也大行發引日老民三千餘人痛送拜時芑等氣焰方熾人莫
敢出聲以哭故史官見老民之哭悲而記也　仁廟將祔廟　世祖當
遷自上欲於延恩殿別祔大憲安玹大諫李蓂副學周世
鵬伏閤論　仁廟不祔文昭未安之意不允　西厓集曰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於景福宮內而爲寢廟以奉太祖及四
親神主此世宗所定也後成宗追崇德宗而以德宗睿宗爲
兄弟不可并入文昭別立延恩殿于神武門內祀焉乙巳李芑
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仁廟陞祔則世祖當祧而世宗於當代

親未盡不當祧姑祔仁廟於延恩以此仁廟入延恩人心憤
惋以爲有薄仁廟之意也戊寅明宗喪畢禮官請與仁廟
同祔文昭李相俊慶請乃祔仁廟於延恩獨祔明宗妣
乙巳議於是臺諫侍從群起攻之李相更從群議然前殿
窄不能用牀卓戶參柳景深立議更鑄祭器使之適中一日
上見牀卓器皿皆減削大怒打破不用國朝寶鑑曰宣祖戊
寅改修孝陵乙巳群奸以仁宗未逾年之君減殺喪禮陵役多
不謹至是命修改之安石屏等物又曰上生有異質三歲讀書已
知字義人以爲生知在東宮二十五年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
三時書筵雖祁寒盛暑亦然寶鑑相慶曰堯舜復作於東方

也一日手札賜宦僚董曰不輟畫食為其通神明去穢惡也故
以是送之宮僚相傳為寶玩 上疾儒醫鄭礦入診宮人愁引
出玉手上不肯出手尹任在傍揣知上意揮宮人遠之然後始診
以此益知上平日不褻於近習也
芝峯雜說曰禧孝二陵間有路自開未嘗生草又孝陵上
至丁字閣一道試蹊常如踐踏此則尤異矣
金麟厚字厚之號河西長城人金慕齋門人也時館製七夕賦擧
名籍甚 中宗庚子科修撰 明宗庚辰卒贈吏判諡文靖公大
歲客指為題公請龍以形圖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邉無復
壽中間容萬物耜人何事悲傾遽趙公元祀觀察湖南公甫八歲致見

墨之置膝上趙使續聯曰信宿完山飽梨院之風景公應聲曰
留滯豐沛歷食梅亭之肴也趙曰兒郎詩筆李杜王羲之筆公曰
先生處事白杜延壽筆又曰五百年之期已過天也待聖人之無數
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趙以長城齋童天下文章為題
以試一道儒生又欲試其氣童使妓抱往教坊管絃裏騰服飾
眩耀略不動容趙判書執轡筆墨以試曰從汝所欲公援筆
書庸童欲陳玄管城子自是膾炙人口及長務窮聖賢之書
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訃數律呂人度禮樂名物無不
通曉嘗恨射者君子事也琴是禁邪者也此時壓於尊不能
也初 仁廟在東宮河西為說書見遇甚重嘗賜手書恩

墨竹公詩以咏之 仁廟五賜公之咏亦豈有意耶乙巳包巻補
玉果盖中廟之末禍機已兆故色擧也聞 仁宗賓天或者具告以
變故曲折於是驚涕泣不復為仕進計及辛命勿書玉果以後
官爵公棄官故稱蹇湿不出戶庭明廟以校理召登途載數
石酒沿路村店有升有花輒下馬引酌如是十餘日所行纔數日
程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蓋有至痛而為難言也公春夏
交鄰悒悒不樂還值行香之辰身入家廟仰上中痛哭竟夕嘗
作有所思吊中生篇其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處央
一別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歲年失偕老目昏衰鬢齒潛
〻幾春秋至今猶不死栢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羞周王妃生

雅歌卷耳蒙村集曰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首
以其見機於急流中為元祐完人門弟有學楚辭宋史者至岳
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辭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
代興亡邦係我自然相感謾悲吟公以詩贈門人曰天地中間有二人
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岐惑慰此衰殘一病身公得句暎山
紅暎斜陽裡未覓對李青蓮後白兒時卽對生地黃生細雨中
公沒數年公之隣人名世億者病死一日復蘇語其子曰氣絶時
為人所押詣一衙門堂上坐一宰相見世億詢來由呼以言今年
非爾限也今誤來耳我則金某也書紙以授曰世億其名字大年
排雲遙呼紫薇仙七旬七後重相見歸去人間莫浪傳世億者

不解文字而能傳之世德果七十七死云 東平見聞錄曰 顯廟在
春宮時孝廟諭之曰文定大妃在東朝而仁宗不安鄭金麟厚請
同參議藥之房以非其職非之麟厚至發聲扣胷以請之請仁
宗移御觀其事則似出難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忠仁穆
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其跡與麟厚彷彿而其心
則逆也仁宗惟以不見其不是處為心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
於保護聖躬光海有猜疑無誠孝而造訒乃激動君心以為固
龍此事同心異也汝於觀人之際只察秉心之邪正不可執跡疑之
顯廟作而受命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柳西崖鶴門人也
己卯史禍後以師道為自任受業者日數百人 仁廟昇遐停門

人哭闕外卽故鄕不出明宗祖以逸授之品官不就盧蘇齋曰慶

孽李仲虎張崙以學行名世故學者從之盖尹梧陰壽李

坡谷誠中李鵬渚陽元鄭南峯芝衍及徐孤青起李承膺

至男皆門人也

仁廟朝相臣錄

左 柳灌 字灌之号松庵後明宗乙巳禍

成世昌 字蕃仲号遯齋己卯人爲安老構杖流明宗乙巳竄卒謚文莊

文衡錄

申光漢 字漢之号企齋用漑從弟己卯人靈城謚文簡

廟庭配享

洪彦弼 見中宗相臣錄

金安國 見中宗文衡錄

一